皇清經解

478
40

仁
478
40

經問

朱彝字贊皇
無錫人
學海堂
蕭山毛檢討奇齡
著

支那所有物錢

問樂有七律其說見于周景王之問伶州鳩而韋昭註國語則以黃鐘宮林鐘徵太簇商南呂羽姑洗角應鐘變宮蕤賓變徵當之竊疑州鳩所稱七律似即隔八相生之所自始恐未必如韋氏之註即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也其法始于史記律書生律之數以九九八十一數之宮三分損益而上下生之因有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之數然祇五聲無七聲也淮南鴻烈于羽生角後增曰角生應鐘應鐘生蕤賓則于五聲之末雜十二律矣于是韋昭註國語即以十二律隔八

相生之數與五聲配作七律曰七律者七音之律此者器也其器用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是此七律者卽史漢隔八相生之法如黃鐘隔八生林鐘爲宮生徵故林鐘爲徵林鐘隔八生太簇爲商太簇爲商推之羽角二變皆同是韋昭所云七律正樂錄所云隔八者隔七聲而得八之謂而特不曉五聲之何以有二變妄謂文王加一變武王加一變誖誕之極而州鳩所云則又祇以七數當七聲而全不及其聲其理其器其數是以七律之說千古夢夢其僅能舉其名者惟左傳晏子稱七音前漢志引書稱七始而他無聞焉至宇文周時龜茲樂工傳胡琵琶七調而沛國鄭譯稍得其法然當時知樂如牛弘何妥萬寶常輩皆相顧爭辨而歷唐五代宋明以至于今問七律二變無一識者此其故緣唐虞三代祇用五聲閏二變不用其偶用者率塞上之音如荊軻傳歌變徵類是以塞外傳七聲而中國無有益二變者卽每調中出調二聲今人唱北曲有之而南曲不用者是也故韋昭所註其最繆戾者以二變續五音末而不隨本音夫所謂變宮者宮之變也當在正宮之末所謂變徵者徵之變也當在正徵之末如今笛色六穴七字中有二字不用者卽是其聲據此則黃鐘爲宮自當以大呂爲變宮林鐘爲徵自當以夷則爲變徵而以應鐘蕤賓當之可乎

又問　伶州鳩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　王

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　竊謂此二節是一事皆是武王伐紂時于牧野布陳未畢而越五日戊辰而始畢之布戎與畢陳本一日事也其以辰爲主者自癸亥至壬申其數十以辰爲中自甲子至癸酉其數十亦以辰爲中故以辰在夷則戊日之上謂之夷則之上宮以辰在黃鐘子日之下謂之黃鐘之下宮乃以辰而至戊卽姑洗至無射也七律也以辰而至亥卽姑洗生應鐘也隔八相生也　又伶州鳩云以太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辜故謂之宣　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嬴亂　此二節是一事皆以布令施舍在庚午一日也其以午爲主者太簇寅日至無射戊日共十日皆以午爲中惟午在太簇寅下爲下宮在無射戊上爲上宮乃以午至子卽蕤賓至太簇也七律也以午至丑卽蕤賓生夾鐘也隔八相生也

伶州鳩之說本難解韋氏舊註頗爲曲折其所未足者以于七律一荅終未了耳今另爲立說未爲不可然多有未愜者一則樂名未備也武樂六成原未有名而此忽以四名概之則儼然以羽屬宣嬴立四章之樂而且終曰嬴亂則似以第四章兼卒章者假以兩日兩事當之則何必有四也一則時日不合也武之伐紂其年月日時見之經傳內外紀甚悉其布陳畢伐則概以癸亥甲子二日盡之武成所云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會于牧野而其事已畢誅紂還軍皆在此日豈有癸亥布陳至戊

辰而始畢者此于時未合也一則州鳩所自言有未應也州鳩初言辰在斗柄既言星與日辰之位與此言辰在戌上皆以日月會次爲言如肩征日辰弗集于房辰者日月交會處也益以一月壬辰與師其前一日辛卯朔適當日月會合于斗前一度在斗間戌上故屢言及之若但言辰日則于在戌上語無謂且庚午午字何以並不言及耶此則于州鳩自言不相應也若隔八相生之說則州鳩並無此意彼不過以七數解七律一是七列謂周以木德王歲星木星也在周野鶉火之次爲張十三度而合之后稷農祥天駟之次爲房五度自張至房則有張翼軫角亢氐房剛七宿是七列也一是七同謂周以木德王而殷之水德恰禪之辰星水星也歲星在鶉火而辰星恰在天駟以鶉火之午當天駟之子子丑寅卯辰巳午適有七辰是七同也合七列七同而七律生焉于是用七律以伐紂

一月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

謂辰在戌上則必用戌以上者而戌上陽律適夷則申宮爲七月之律遂先定以爲宮以爲七月七數也但上宮不可解宮者中聲也中聲有何上下即史律書曰武王伐紂吹律聽聲而音尚宮非上宮也乃以後言黃鐘之下宮推之知所言上下者以夷則至黃鐘五律上下其宮而顛倒推之如夷則南呂無射應鐘黃鐘五律則以宮在下而從上順推謂之上宮黃鐘應鐘無射南呂夷則五律則以宮在上而從下逆推謂之下宮此由不知旋宮之法誤以順逆相推爲轉旋而不知聲律無逆施者逆

則不成調矣且夷則者變宮清也五清不立調故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無領調者此以夷則無射領二宮則不惟不曉二變弁不曉四清矣何其踈也羽者樂章之名也其義謂羽翼物也

一用黃鍾之下宮名之曰厲

乃卽夷則至黃鍾之五律復從黃鍾至夷則逆推之謂之下宮厲者殺伐也

一用太簇之下宮名之曰宣

于是以夷則起數而數至太簇恰是七數遂復以太簇定宮以爲七律者七數也然而先用逆推取下宮者以太簇逆數至無射恰是五律無射戌宮也正前所云辰在戌上者也以戌上始卽以戌上止因逆推之曰太簇大呂黃鍾應鍾無射爲下宮而以無射應鍾黃鍾大呂太簇順推之從戌宮下爲上宮其曰宣者謂宣先王之德也

一用無射之上宮名之曰嬴亂

乃卽太簇至無射之五律轉從無射至太簇順推之謂之上宮其曰嬴亂者以伐商而歸返于嬴內卽岐周也或曰後爲嬴秦所居從今名也亂者樂之卒章也于是總合四宮二十律而其所用律則惟有七自夷則至太簇止曰夷南無應黃大太謂之七律是其所云七律者一是夷則數七二是太簇數七三是律數共七皆由不知五聲二變之爲七聲而妄對者章昭于此並不能解要之伶州鳩之意則實如此至于隔入相生之法則概

乎未有聞也

又問韋氏之註尙有未是者竊疑州鳩云　武王伐紂歲在鶉火　月在天駟　日在析木之津　辰在斗柄　星在天龍　者非如韋氏所云武王興師在戊子一日而歲星在張度月在房度日在箕度戊子後三日而日月合朔在斗前一度又三十一日戊午師渡孟津而辰星在須女度伏天龍首也春秋傳以歲時日月星辰爲天之六物歲卽年也月卽月日卽日星者二十八星辰者十二時也歲在鶉火者謂是歲之次在午也以鶉火午次也月在天駟者謂是時之月在卯也以大火爲卯次而卯在房度天駟者房星也日在析木之津者謂是月之日在癸與甲也以析木之次自辰至丑而癸與甲在其中也其不用支而用干者猶禮之用辛用丁也辰在斗柄者謂是日之時在卯也以是月斗柄在卯而時又值之也則是伐紂之時不過是午年春二月甲子昧爽乃癸亥夜至卯時而已若謂歲是歲星則五星之木星也辰是辰星五星之水星也五星有三而止舉其二可乎況辰爲日月之會會于玄枵曰子會于星次曰丑會于析木曰寅會于大火曰卯云云則辰不可謂非日月之會但日日辰時日時辰晉侯所謂多語寡人辰而莫同者是也今舍日辰時辰而概以日月之會謂之辰可乎

韋昭所註在漢律厤志早有之此在舊儒師承之說有然蓋當時作三統厤者推算前紀則武王興師在武之十二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戊子是日歲星在鶉火張度月宿在天駟房度日在析木箕度乃自戊子越三日得十三年正月辛卯朔則日月合朔在斗柄前一度又三十一日戊午則辰星在須女度此固舊厤推算如是非韋氏私說也若以歲月日辰爲年月日時則三代以前並無年月日時之稱春秋傳六物謂歲時日月星辰則時爲四時辰爲日月所會之辰雖洪範明明有歲月日時與歲月日星辰諸稱然其所謂時仍是四時非後世時刻之時其所謂辰仍是日月合朔之辰非後世時辰之辰今忽有時刻又有時辰則杜撰矣其不可一也三代以前亦無有以干支紀歲月者其以干支紀獨日耳故尚書春秋凡書干支者無非是日雖六厤所始黃帝用辛卯顓頊用乙卯皆指歲言然並不以之紀年三統所建或建寅或建丑或建子皆指月言然並不以之紀月若時刻之時則天干地支總配不及今忽有午年有卯月又有卯時則直以干支紀年月時矣其不可二也且武王伐紂時日在尚書與諸書記載極其分明大抵武王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戊子告廟十三年正月三百癸巳與師二十七日戊午渡孟津二月四日癸亥布陳牧野五日甲子伐紂其在十二年十三年之歲次雖不可知然竹書曰辛卯世紀曰乙酉據其荒唐亦無有言次午者至如一月興師二月伐紂若謂文王改朔武王宜用周正則當在子月丑月若謂西伯商臣武王此時宜用商正亦當在丑月寅月豈有以周史記周事而用夏正作寅卯月者況月在天駟並非日月合朔之次徒以戌月大火之辰

中房五度而天駟爲房星故云在天駟則亦戌月非卯月也其不合一也歲星一歲行一次雖非太歲而記年者必及之況辰星不極見見則將以此卜向背生勝之數故歲辰雖五星之二而二星所見偶有繫屬則舍三取二不爲偏曲況歲在鶉火其見于經傳者不止一次總以水火相勝爲言顓頊以水德王而帝嚳以火代之殷商以水德王而有周又以火受之至春秋時陳爲虞舜後以水德相禪而楚又以鶉尾之火乘盛而滅之故史趙謂顓頊崩年歲星在鶉火周語謂武王代紂歲星在鶉火而春秋傳謂陳將卒滅歲星在鶉火則是歲在鶉火其在經書凡三見而皆以歲爲歲星鶉火爲張三度未月之次前後一轍未有以歲爲太歲以鶉火爲午年者況辰爲水星正與鶉火闢相勝之驗而以爲卯時則與歲星鶉火彼此何涉不合二也據云日在癸甲癸乎甲乎癸日之卯時則師尚未陳何則以癸亥之陳牧野尚在夜也州鳩所云夜陳而雨是也若是甲之卯則不得云癸亥日之卯時何則以卯時在甲子方旦武成所云甲子昧爽者非癸亥日也則欲定年月日時而兩日何以定一時不合三也況其中有大不合者據所云鶉火爲午天駟爲卯析木爲寅玄枵爲子星紀爲丑云云此在尚書釋文註疏典即引其說然此是天文家言謂太歲左行在地歲星右行在天故太歲十二次則自子至亥爲星紀玄枵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此順行也歲星十二次則自子至亥爲玄枵星紀析木大火壽星鶉尾鶉火鶉首實沈大梁降婁娵

豈此逆行也惟歲星逆行故韋昭註歲在鶉火星在天龜雖不
日鶉火午月天龜子月然亦曰歲在鶉火午星在天龜子皆以
逆行爲言但考之春秋禮記諸經則俱不相合向使歲星所在
與斗建合耶則鶉火爲午而月令季夏之月日在柳爲日月會
于鶉火而斗建未月之辰是鶉火在未不在午也天駟爲卯則
季秋之月日在房爲日月會于大火而斗建戌月之辰是天駟
在戌不在卯也析木爲寅則孟冬之月日在尾爲日月會于析
木之津而斗建亥月之辰是析木在亥不在寅也蓋歲星逆行
與斗建順行東西乖反既認歲星爲太歲而又以太歲斗建妄
罹之逆行之次則塡朱以墨宜其謬也獨是逆行之說考之春
秋之所見則歲星太歲一併順行而並不逆行春秋襄二十八
年春無氷梓愼曰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其年必饑謂歲星在
星紀本是子次而浸淫于玄枵其年必饑則以今年而越明年之度
故年當饑是星紀在子不在丑玄枵在丑不在子此在太歲與
斗建之順行有然而梓愼所言歲本是歲星乃其所行者亦復
如是是歲星與太歲未嘗異也且是年周定王與楚子麋皆卒
而梓愼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
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向使歲星逆行則星紀是丑玄枵是子
星紀在今年則玄枵當在舊年安得云明年之次況玄枵本丑
位故其所衝者在鶉火之未而周楚分野皆屬鶉火因以當之
是玄枵鶉火丑未衝對歲星太歲順逆俱同是以服虔註春秋
龍度天門頗主異說而鄭氏辨周禮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

二辰之位則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及斗所建之辰並無或異此皆明白有據者至于晉侯所云多語寡人辰而莫同舊謂東南隅爲辰大火爲辰辰星爲辰日月會次爲辰故曰不同豈日辰時辰之謂乎

又周州鳩又云　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憑神也　此言周德在木而配位爲水水木相承故以我之所出爲我所配是太姜本帝嚳之妃后稷之母詩所謂姜嫄者是也而韋氏以太王之妃當之何耶

第稱姜氏則后稷太王何所分別乃稱曰太姜則非太王莫屬矣武王妃稱邑姜以其爲國母也邑者國也猶言大邑周也太王妃稱太姜者以其妃太王也太者即太王之太也故家語改姜女爲太姜毛傳釋周姜亦曰太姜若姜嫄則第稱嫄耳至其云天黿析木建星牽牛伯陵之後逄公之姑則正是太姜不是姜嫄何則立稷爲齊之分野其地在北維而諸星又皆水宿與北方之水皆爲我應故舉以爲言是齊爲太姜之家伯陵世封是以其後師尚父同氏亦封其地若在帝嚳時則四岳姜姓于是方起未聞其封齊也況姜嫄太姜雖屬一姓而一西一東絕不相涉姜嫄之家在岐周左傳所云魏駘芮岐畢駘即邰姜嫄之所出也故生民詩云即有邰家室謂即嫄所出之邰而以爲家室是居于母家者故杜預云魏駘芮岐畢謂后稷受此五國爲有周基始而漢郊祀志云后稷封于邰之駘即右扶

風之簏縣是也若太姜所出是瑯琊之部然亦名台春秋書圍台是也亦名駘春秋傳齊景公子荼遷于駘是也則是東部與西部迥然不同予少釋毛詩誤以有部爲瑯琊至今愧悔今明明齊地安得復以姜嫄涸之

又問　管子論樂律有一三九之數

說今以戊辰日當夷則申之上宮黃鐘子之下宮說見前則適合一三九之數

辰一也申子辰三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九也合之皆水也殷以水德王至戊辰日而水絕矣庚午亦然

午一也寅午戌三也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九也合之皆火也周以火德王至庚午日則火倍旺矣故逸周書曰一黑位水而易曰坎爲赤以坎乃離之對也對宮用對色則離火當爲黑兌金當爲青震木當爲白是以堯土德而尚青以土生金也青者金之對色也殷水德而尚白以水生木也白者木之對色也則是戊辰以姑洗之宮生應鐘之徵皆以死殷之白水而爲言庚午以蕤賓之宮生大呂之徵皆以王周之赤火而爲言豈非舉一日而七律與隔八相生與一三九爲黃鍾小素之說俱得之乎

國語無戊辰庚午之文伶州鳩無戊辰庚午之語忽千百年後有一無何之人倡此二日而竟執二日以推廣其說可怪極矣夫癸亥之後豈無戊辰日而癸亥布陳必不布于六日而其陳始畢說見前則無此日矣況戊辰日猶有辰在戊上語不過誤解

辰字以日月所會之辰爲日辰之辰而庚午一日則並無庚午字而杜撰成說不惟無此日幷無此字矣夫管子一三九之說此在麻律兩家恆言之故漢律麻志專推其義而論樂如韓苑洛猶且詳爲之解說以定其法式豈謂樂中無此數而乃以戊辰爲一合申子爲三自子至申爲九則幷無一三九矣至强引易傳謂坎爲赤是離之對色則叛經尤甚傳曰乾爲大赤坤爲黑震爲玄黃巽爲白坎爲赤此自有義並未嘗以水火金木對宮相易而互變其色震與兌對當日震爲白而乃曰震爲玄黃此誰對乎且三統所尚其色與五德三正俱不相合故夏以金德王而色尚黑殷以水德王而色尚白周以木德王而色尚赤舊皆無解惟春秋緯元命苞與樂緯稽耀嘉云夏以物之始爲色而尚黑殷以物將牙爲色而尚白周以物既生爲色而尚赤此雖不足據然亦見其義之多難明而不當妄爲擬議明矣若謂殷以水德生木而木色主白則夏以金德生水而水色當主赤周以木德生火而火色當主黑今殷則尚對色而主白夏周則仍尚本色而夏反主黑周反主赤其于坎爲赤之義何居夫强解坎爲赤一語本欲引之作水色主赤之証而夏以水色而仍是主黑是徒拘易曲而不能採三統之色之直空杜撰作勞妄用也且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五聲自生之數非十二律相生之數也猶之洪範五行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此五行自生之數非四時五行相生之數故以五聲自生言則宮徵商羽角猶之五行自生之水火木金土而十二律相生則

黃鐘之宮必生黃鐘之商而然後之角之徵之羽猶之四時相生必自春木而夏火而中土而秋金而冬水豈有姑洗之宮生應鐘之徵蕤賓之宮生大呂之徵之理則生法且不明而欲論七律與生律之法未可也

又問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註六同即六呂審是則不應別有典同之官且典同所掌有云侈聲弇聲薄聲者皆指鐘聲而言則同者鐘也考呂覽黃帝命伶倫伐竹制十二筒別十二律矣又命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聲則六律者十二筒六同者十二鐘也故武王分康叔大呂唐叔姑洗之鐘景王作無射之鐘季武子亦作林鐘之鐘則黃鐘大簇諸律皆有鐘矣是六同十二鐘也而謂爲六呂可乎

六律六同自古皆分稱之然總只十二律故周禮稱六同國語稱六間漢書稱六旅並非二物而特其爲質則半以竹爲之半以銅爲之是以太師註六同同者銅也鄭氏謂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雖六律六呂分銅竹二質而律竹爲六管呂銅亦爲六管合爲十二管即十二律若謂有十二筒又有十二鐘則廿四律矣蓋十二筒者即十二管也又命伶倫與營援作十二鐘者則十二律之歌鐘也即後周製十二鎛鐘所謂以十二鐘爲一簴是也若武王分大呂鐘景王鑄無射鐘則十二律之特鐘也即後北宋作十二特鐘以十二月分十二律者是也蓋黃帝既造青赤黃白黑五鐘以統領四時又造十二鎛鐘以爲和聲之用其造鐘不一然總

是造器不是造律其造十二笛者管也管卽律也雖十二管分六竹六銅然而六竹爲律六銅爲呂則六銅卽六呂也六律六呂卽十二笛也管也非器也其作五鐘十二鐘者器也雖五鐘特鐘頒樂之器十二鎛鐘和樂之器然皆器也非管也若謂五鐘和五音十二鐘和十二律則又不然五音在律中律可製器音不可製器從來無金石之器以宮商名者古卽勿論幾見四廂樂器有宮鐘商鐘宮磬商磬乎

又問史記生律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而管子五音生數九九以爲宮分而益其一爲一百有八以爲徵又三分而去其一以爲商是史記之損者管子益之史記之益者管子損之此史是管非乎抑史非管是乎抑兩非乎又史記管子俱謂黃鐘之管九寸而呂覽謂黃鐘之管三寸九分此史是呂非乎抑史非呂是乎抑兩非乎

聲律原無相生之理予向嘗曰天地生聲宮徵商羽角聲自生聲宮商角徵羽此不過就所傳說不得已而姑疏之實則生聲無次第亦無某聲生某聲之理祇因聲有高下則律有長短于是制爲長短之管以象之名之曰律此非可向癡子前說夢中事也大抵五聲無數而强以數名則宮聲九九八十一以次遞降而商當七十角當六十徵當五十羽當四十此大較也然而

宮八十有一則有零數商角以下亦當以零數加之于是八十
零一則商倍爲二曰七十二商零二則角倍爲四曰六十四角
零四則徵宜倍爲八然而徵倍爲八則羽當倍爲五十六其數
將多于角徵不得守羽四十之數矣于是徵不加倍一如角所
零數角六十四徵五十四而羽倍爲八遂有宮八十一商七十
二角六十四徵五十四羽四十八之數而操觚家施以狡儈立
爲多寡相生之法使裁多生寡裒寡生多或損或益以合諸五
聲之數則損必下生謂減多以生數之小者如宮不能生商角
而必生徵是也益必上生謂增少以生數之多者如徵不能生
羽宮而必生商是也于是造爲倍實而三乘之與四實而三乘
之兩法以較計其間總欲損益之以合此數也乃其法通變有
損而益之而可合有益而損之而亦可合者如宮之八十一商
之七十二角之六十四此管子史記與諸書皆合之數也而獨
于徵數原當倍爲五十八今仍倍爲五十四而管子不然故在
史記則仍舊法三分九九之數減其一而爲五十零四而在管
子則三分九九之數益其一而爲一百零八然究之生商之數
則史記益五十四三分之一而爲商七十二管子損一百八三
分之一而爲商七十二其爲增減異而其爲七十二則同也朝
三暮四也且于羽數雖不當倍爲五十八然何以必限爲四
十八而管子不然故在史記則仍舊法三分七十二之數減其
一而爲四十零八而在管子則三分七十二之數益其一而爲
九十零六然究之生角之數則史記益四十三分之一而爲角

六十四管子損九十六三分之一而爲角六十四其爲增損異而其爲六十四則無勿同也暮四朝三也然則徵之繼宮商之繼徵特以操算者偶有先後故妄生次第向使彼僧之徒別立一法則先後盡變而謂某聲生某聲某是某非總屬誣妄然而就事論事則史記是而管子非何則徵數不得過于宮羽數不得過于商與角也此又大較也若夫管之長短則正聲之鉅細所由分數之多寡所由別管長者數多而聲宏管短者數寡而聲微故黃鐘九寸降至應鐘則四寸有奇而聲之大小畢該清濁咸備此不特史記爲然而呂覽獨曰三寸九分則四寸以下管無此聲器無此數直是妄語可棄置不道者然而黃鐘旋宮原有以高作低以清作濁之法或者九上之至還歸下重則

謂妄名爲黃鐘亦無不可特恐刻舟求劍世不乏李元利之徒將從此而推廣之以盡反乎舊時五音六律之法則經禍烈矣此不特史記是而呂覽非也

先教諭論五音無數司馬遷強加以十二律之數而又自相矛盾予就其數校之大抵主九九而以漸而殺而後人並未之正也信此言則史記未嘗不誤也今附載此

宮	九九八十一	又作黃鐘	
商	八九七十二	又作太簇	又作角誤
角	七九六十三	今作六十四誤以三零數不可損益分合也又作姑洗又作羽誤	
徵	六九五十四	又作林鐘又作角誤	
羽	五九四十五	今作四十八誤以五零數不可損益分合也又作南呂又作徵誤	

又問黃帝令伶倫作律既取竹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次制十二筒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以此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據此則似乎先斷竹三寸九分以爲黃鐘之宮此五音之宮之黃鐘也次制十二筒以長九寸者別爲黃鐘之宮此十二律之宮之黃鐘也故月令于仲冬之月曰其音羽律中黃鐘而于中央土又曰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則分明黃鐘之宮有二而今乃溷而爲一不可也

曰黃鐘之宮不是一物件可以五音生之又可以六律生之第將黃鐘之宮四字認明則五音之中不當有一黃鐘之宮十二律之中又不當有兩黃鐘之宮益聲在律中律不在聲中故但有黃鐘之宮而並無宮黃鐘大抵五音之中每音具五音如曰宮之宮之商之角之徵之羽而四音皆然若曰宮之黃鐘之大呂之太簇夾鐘則無是也且律中有聲而律中無律故但有黃鐘宮黃鐘商而並無黃鐘之黃鐘黃鐘之大呂大抵十二律之中每律具五音如曰黃鐘之宮之商之角之徵之羽而十一律皆然若曰大呂之黃鐘之宮太簇之黃鐘之宮則無是也故云三寸九分爲五音黃鐘則五音無黃鐘九寸爲六律黃鐘則六律不皆有黃鐘總是誤也若呂覽三寸九分之說則前已辨之大抵屬紕繆之言而必求其義則宮爲中聲宮之前有羽徵二聲宮之後有商角二聲故自中聲而漸高則爲商極高則爲羽商與宮遞接而羽又與宮環接羽之盡而宮又生焉故三寸九

分本羽聲最高之管而以至高爲至低之用則即此三寸九分而中聲生于其間故此黃鐘之高宮也若十二簡黃鐘之宮則合十二簡並較而其一九寸之管則至低而適合于三寸九分至高之宮故曰適合黃鐘之宮蓋此是黃鐘之低宮即本宮也是以仲冬之月其音羽羽聲最高而其月則子月本黃鐘之月曰律中黃鐘此中黃鐘之高宮何則以其音羽也羽高聲也若中央土則黃鐘之宮爲本宮音而土音最卑宮音又最卑黃鐘之宮音又最卑故曰其音宮又曰律中黃鐘之宮此正以黃鐘之低宮爲本宮音者故仲冬之黃鐘猶冬至之以短至爲長至也即三寸九分之黃鐘也中央之黃鐘猶夏至之以長至爲長至也即九寸之黃鐘也向作樂錄凡此皆置而不論必欲論及則其義如此若云仲冬與中央有兩黃鐘當一屬五音一屬六律則仲冬中央皆有音曰其音某皆有律曰律中某誰當屬音誰當屬律耶且五音無黃鐘十二月分十二律無兩黃鐘中央黃鐘原即仲冬一黃鐘中央又一黃鐘不十三律耶

皇清經解卷二百七十一終

經問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李曰焜蕭山人係兼汝先生問微子微仲趙氏本無註而後之子康熙壬子舉人問

人祇以微仲爲微子之弟已耳近淮安閻氏謂微仲是微子

之子微子有二子長微伯死微子不立微伯之子腆而立次

子微仲檀弓所云舍孫腆而立衍者卽微仲也此可信否

曰檀弓所謂舍孫腆而立衍者固是微仲然是微子之弟非微

子子也家語微子卒其弟曰仲思名衍繼微子後而史記亦云

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所云其弟謂微子弟也其云舍

孫立衍者謂微子之子死不立孫腆而立弟微仲也自鄭氏註

禮記謂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遂有疑衍是庶子爲適子之弟

者此終是誤解考殷代傳嗣之法先傳及而後傳世及者兄終弟及如微子傳弟衍是也世者父子相繼謂傳弟之後弟即傳己子而不傳兄子兄孫如微仲傳已子稽而不傳微子之孫胤是也此是殷法至微仲傳子宋公稽後始不稱微而稱宋始遵周法必傳世之窮然後傳及然入春秋後猶有宋宣傳弟宋穆而宋穆不守成法復傳之兄子以致大亂此已事也故微子傳微仲謂之傳及若微仲是微子之子則微子舍適立庶非殷法又非周法于禮家何取焉且微子之子不得稱微伯與微仲也微是畿內國名紂以封其兄而其後武王伐紂仍使居微故仲以微君介弟稱爲微仲猶季札以吳君之弟稱吳季也若微子之子則長世子次公子也雖蔡叔之子亦稱蔡仲然彼仍封于蔡故仍以蔡名微子之子未嘗再封微也即周初立國尚有襲殷遺法傳弟者魯伯禽之子考公傳弟煬公是也然斷無魯公之子稱魯伯魯仲者此必見衛世家康叔之子即名康伯謂國號可襲稱而作系本世記及古史考諸書者遂僞造此名不知康叔國號康伯者諡也且孟子稱微子微仲與王子比干箕子膠鬲輩同時並稱且稱爲賢人又稱相與輔相之又稱久而後失則直是商辛老臣何微子之子之有

王錫問曾子問攝主不綏鄭氏謂綏祭即周禮墮祭謂尸取物擩于醢而祭于豆間如論語瓜祭之祭然在周禮無墮字祇守祧有藏隋小祝有贊隋是豆間之祭此必以隋誤墮者然是食祭名也至郊特牲有詔祝于室坐尸于堂語而鄭註

忽云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于主前則非祭食神反祭主矣且又云主人親制其肝豈洗肝于鬱鬯而燔之者乃復以之祭主耶

此名挼祭儀禮特牲所云視命尸挼祭之謂挼物于醯醢菹醢而祭之豆間又謂之擩祭即周禮九祭之一以挼擩食物爲祭也其又名綏如曾子問一本綏不旅者以字形相近又名隋如周官贊隋藏隋者以字聲相近也若鄭氏作墮則又從隋而變形易聲總是此祭非有誤也祇郊特牲詔祝于室坐尸于堂並無燔燋洗爵制肝墮祭諸節而鄭氏以意爲制一如大文所固有而連翩撫入故唐儒亦謂此必攙漢時制禮而推廣立言豈其然耶第詳其大旨則仍是挼祭而詔主擩物如事生者當時尸主出堂尸席在戶西南面主席在奧南東面先取牲脾嘗燎于鑊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既已詔于室矣又出而分減肝嘗而墮于主前然且親制其肝絕而不離所以示墮祭之用此蓋爲主墮設也夫尸當挼物主亦墮祭事死如生以此明孝不然燔餘之肝何所取敬而以此祭主誤矣凡食祭必用肝肺觀士虞禮少牢特牲皆以肺肝爲挼祭可驗

沈昌祚問曲禮毋勦說毋雷同勦說者勦襲其說也如此則猶之雷同矣

勦是勦絕非勦襲也尚書天用勦絕其命惟絕襲同音故訛絕爲襲耳此勦字卽是抄字左傳崔慶之盟讀書未終晏子抄奪其說而代爲答以改易其詞

此正勦說之解人方有言而我截其言而自爲說以代爲之終
此與兵家勦截抄略並同故曰抄曰勦皆與雷同正相反一是
奪人說一是和人說而鄭康成註反云取他人之說而爲己說
則又雷同矣古無勦襲語卽或有之亦如羊祜傳不爲掩襲之
襲亦主抄取言非蹈襲也

又問食之用箸不知起于何時曲禮毋放飯謂手就器中取
飯若粘着指者不得仍放之器中則周時尙以手取食矣史
稱紂爲象箸如之何

曰食自有箸觀禮曰飯黍毋以箸則非飯黍用箸矣又曰羹之
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則挾卽箸矣故鄭註曰今箸名
挾提是挾與箸古皆有之特用不用耳古禮飯不用箸止用手
然又有不同一說禮飯不同器而用手毋放飯是也非禮飯則
同器而亦用手共飯不澤手是也故古有尊敬而用手者儀禮
特牲祝命尸挼祭之謂以手挼物置之豆間之地此敬用手也
有以褻用手者小雅攘其左右嘗其旨否謂攘其左右手而嘗
饋饎之旨否如後世左手持柘右手持螯類卽褻用手也此雖
以意推之非有嘗據然概可睹耳

問春秋有鸜鵒來巢舊皆以爲夷狄之禽來巢中國故記異
也今按之卽是鴝鵒則何異矣豈魯無鴝鵒耶

曰鸜鵒卽鴝鵒一名鵒鳩在魯亦有之所異者來巢耳古南維
鵲有巢維鳩居之謂鳩性拙不能爲巢嘗攘鵲巢而居之則非
巢居之鳥可知今公然來巢則異矣故越亦有鴝鵒俗名鸜鵒

兒童每云鴟鷗鴟鷗鴟鷗糊上做窠是眞穴居非巢居者自公穀不
辨名物妄云夷狄之禽不入中國且又道聽非巢居之鳥又云
宜穴而又巢而漢世公穀早出學春秋者皆宗之是以劉歆曰
羽禽之孽而班氏五行志亦云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爲昭
公出奔之兆而註書如顏師古輩雖疑非夷狄禽然又翻辨其
不穴處則兩失之矣若考工記云鸛鴿不踰濟此眞戰國人之
書其時傳聞春秋有是文而不考其實必謂魯國無是鳥而魯
地有濟卽以不踰濟爲言吾不知其所爲不踰濟者是北來踰
濟南來踰濟以爲北來耶則南方歲時記五月養鵓鴿教言語
非北鳥也以爲南來耶則召南維鳩居之曹風鳲鳩在桑未嘗
盡屬之南也況濟界齊魯但分東西而不分南北春秋稱濟東
濟西是也魯地在濟東西俱有田邑安能踰之

姜兆錫康熙丙子科舉人會稽人問論語齊景公待孔子章有吾老矣不
能用也句此老字在前儒無解及者淮安閻氏謂孔子在齊
當景公三十三年距其薨于辛亥尙相去二十五年奈何輒
自稱老耶必其年當六十歲禮六十曰老故云耳其說何如

曰孔子在齊不知何年據齊世家齊景公三十一年魯昭公奔
齊而孔子世家謂昭公奔齊後魯亂孔子適齊未嘗定爲景公
之三十三年也且景公三十三年卽魯昭之二十七年其距景
公卒當自昭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越五年加以定公十七年
至哀公五年而後春秋書齊侯杵臼卒是相去二十七年非二
十五年也本欲證其年而計年不確斯亦已矣乃又曰是年當

六十歲夫景公卒時亦未知何年若以六十歲而加二十七年則已八十有七矣以八十七歲之君而尚未定嗣致公子爭立已爲不合且當時羣臣諫者止曰君之齒長又曰景公老惡言嗣事未嘗云耄也又且時所立者爲晏孺子也倘景公九十而尚有孺子子者左氏以專記之爲殊事矣

然而六十非無據也閻氏云景公爲魯叔孫氏所出當叔孫宣伯奔齊時納女于齊靈而生景公實在成之十七八年至襄二十五年而景公立則已二十七八歲矣計之立後三十三年則正當六十吾老之言此眞有據乎

曰不然叔孫宣伯以成十六年奔齊當是時未嘗納其女于齊靈也至襄二十五年立景公時傳云叔孫氏還納女于靈公而嬖乃生景公則其還時實不知在何年其納女靈公亦不知在何月日爾時成公方怒穆姜又未死季文孟獻皆在朝用事而通國之人共爲盟戒以逐之至臧武仲奔邾時尚能引其僻以爲監戒而謂十六年奔齊而即能還魯此夢語也且年必有定其所云十六七年者十六乎抑十七乎十六則景公立年當二十七十七則其立年當二十八天下無兩岐其數以記年歲者如是則六十非六十也一云杜註叔孫還是齊之羣公子名則齊無叔孫氏大誤

然則吾老何居

曰何晏論語註曰以聖道難成故言老不能用此陰中于晏平仲當年不殫累世莫究之語而發爲是言不必實指年歲也曲禮恆言不稱老不必某歲始不稱也杜詩短歌行眼中之人吾

老矣亦不知杜甫是年爲何歲也

陳佑字士會秀水人問孔子爲司寇經無明文即春秋定十年夾谷之會亦但有孔子相三字不知何官惟史世家有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十年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十四年又云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則皆無所據而近作孔子年譜者自定十年至十四年皆曰爲司空並非司寇未知孰是

孔子爲曾司寇見于孟子惟由司空進司寇則雜見家語而史世家襲之然祇在定十年耳史遷作世家倉卒不簡點見家語相魯篇有由司空爲大司寇語而在始誅篇又有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語誤認作兩時遂于定十年云爲司寇定十四年又云爲司寇以致胡安國作春秋傳謂十二年孔子墮成不克

由十年爲司寇時未至大用其權不足故不能墮必至十四年大用後而道始可行而不知史記之譌語爲司寇再爲司空甚至昭七年夫子爲委吏時即有由是爲司空語非實錄也若近世年譜謂十四年以前祇爲司空則左傳于十二年夫子命申句須伐費人時杜氏即云爲司寇矣此無足道者第春秋傳文並不及夫子官職不特無司寇字即攝相之事亦並無有考商制三公稱相如仲虺爲成湯相傅說爰立作相而周無其名雖周公相成王管仲相桓公亦間稱相而終非官稱況季氏歷相數世夫子以異姓卿士得代孟孫爲司空司寇已屬異數況敢代季氏執政而攝其相事果爾則齊人餽女樂夫子直麾去已矣季氏焉得而受之按春秋傳云夾谷之會孔丘相其所謂相

即儐相之相周禮所謂接賓曰儐詔禮曰相者凡盟會壇坫必有一詔禮之官而孔子爲之此如齊侯如晉晉士匄相子産相鄭伯以如晉昭公如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同一官稱其曰攝者或當時以孔子司寇不宜作相猶祝佗以太祝不當相衛君見辭一類而後人不察即疑爲宰相行攝夫相爲商官宰相爲秦官周無是也且夫子亦安能即致此也

然而司空司寇皆卿名也魯之三卿則三家並爲之何有于夫子此豈三家之外夫子別爲一卿乎抑亦即此三卿而夫子代爲其一乎且三卿之名止司徒司馬司空也若增司寇一名即六卿矣侯國焉得有六卿也且司寇卿名也近淮南閻氏謂孔子初命爲大夫而非卿不知何據又謂侯國無大小卿魯國焉得有大司寇則是夫子爲司寇或有之曰大則未也何如

魯國三卿季氏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左傳文無可疑者特夫子由司空爲司寇則或代孟孫爲之或別設一官皆不可考惟禮註崔氏說禮云三卿周制凡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則似冢宰宗伯司寇皆司徒司馬司空兼官不必別設孟孫既爲司寇則不當又有司空夫子既爲司空不當又進爲司寇而亨謂不然者據春秋傳臧孫紇爲司寇夏父弗忌爲宗伯皆非孟孫叔孫兼官且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以求太宰是時羽父已掌兵柄見爲司馬而尚求太宰且不求司徒而求太宰則太宰非兼官且非

司徒之兼官抑可知矣嘗讀書大傳謂天子三公皆六卿爲之而分爲三等一冢宰司徒一宗伯司馬三司寇司空而三等之中又取每等之下者以爲名故曰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而其餘不然世但知三公爲三官而不知六官皆公也由此推之則侯國三卿必仿其制雖六卿皆備而祇以三官爲名抑或設家宰時闕司徒設司寇時闕司空皆未可知是六卿雖具而仍不礙爲三卿天子之公與諸侯之卿其制一也若謂孔子祇初命大夫而非卿則六官者卿名也六官在朝名官卿在鄉名鄉卿若在軍即名軍卿卿可名大夫大夫不得名卿也或者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魯本次國而夫子又異姓之卿不必爲天子所命而命于魯君則容有之然魯君所命歷有明據韓詩外傳云孔子爲魯司寇其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此是命卿辭非命大夫辭也至謂侯國無大小卿魯但有司寇不當有大司寇則又不然王制侯國三卿俱有下大夫五人其所云下大夫者即小卿也所云五人則公羊謂司徒二人司空二人司馬止一人統爲五人其以此爲含中軍之辭或未可信然其爲小卿則說同也故崔氏禮註謂司徒以下有小宰小司徒二人司空以下有小司空小司寇二人惟司馬下祇小司馬一人爲五人是有小即有大小者大夫則大者卿矣夫子爲司空或是小卿故其進司寇則加大以別之此正由大夫而進爲卿之明證若謂夫子自稱從大夫後則季氏何嘗非魯大夫乎

王景字景修
衢州人

問孔子適周問禮于老子實不知在何年今觀閻氏四書釋地續云孔子世家載適周事在昭公二十年孔子是年三十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爲定公九年水經注孔子年十七適周是爲昭公七年索隱謂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言于魯君而適周是爲昭公二十四年是四說者宜何從余曰其昭之二十四年乎益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壙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恰入食限此即從老聃問禮時也若昭二十年定九年皆不日食昭七年日食亦恰入食限然敬叔尚未從孔子遊何由適周益余既通厤法而後爲是定論云其說何如敢問

孔子適周問禮老子見家語史記禮記諸書本是實事然但有其事已耳不必問其年也往見近儒多輯孔子年譜久惡其鑿今此更鑿且誤矣史記世家不曾云孔子適周在昭公二十年也世家謂孔子年十七孟僖子病且死使其子懿子南宮敬叔學禮于孔子是年季武子卒爲昭公七年然未嘗謂是年適周問禮凡後之謂孔子年十七問禮與駁史記之十七問禮皆誤讀史記者也乃史記又云已而孔子去魯斥齊逐宋衛困陳蔡于是反魯而南宮敬叔言于魯君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俱適周問禮老子則其距年十七孟僖子病時相去何等實不知在何年其又曰魯昭公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五者此記夫子反周後齊魯講伐之年並非記孔子適周年也而

閻氏謂史記載昭公二十年適周則已誤讀史記矣至謂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定公九年則亦有誤據公羊傳孔子生于襄之二十一年而史記作二十二年史記襲公羊而訛一爲二則當是八年若酈元水經注作年十七此正誤讀史記而索隱又引家語孔子見老聃有甚矣道之難行語謂非十七之人所能言以駁史記此皆已不善讀書而誣坐人者然史記亦誤讀左傳據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從公至楚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云云則其所云病不能相禮者謂患不能相禮也非疾病也所云及其將死者謂其後將死之時也非是年病即是年死也故索隱又疑之云病非疾病之謂僖子以昭公二十四年卒不在此年此但解僖子之死與使其子學禮在二十四年亦何曾謂二十四年適周問禮而閻氏不惟誤讀史記并誤讀史記註謂二十四年適周問禮鑿鑿有據何則禮記曾子問載孔子從老聃助葬及蝕見日食而春秋昭廿四年夏五月恰記日食且恰入食限則斷在此年此是定論此非精于厤法者必不能解而不知春秋經有前文也前文明云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玃卒然後曰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則是孟僖以二十四年二月死距五月日食裁得三月毋論敬叔從事夫子在僖子將死所命此時斷未及從事即使從事已久而大夫三月而葬當此

卒哭祔廟之際出廬中門倘未有日乃得以一車兩馬從其師適周問禮此不特誤讀諸書并誤讀禮記春秋而以爲定論吾不許也況春秋日食凡三十六而昭公之年凡七日食不必二十四年也且所記日食食之已耳並無分數無所謂入限不入限也且及堲謂在道如喪禮不免于堲堲者道也非絰限也

何垣康熙癸酉科舉人蕭山人問娶妻必告廟此見之春秋楚公子娶鄭公子娶陳其禮甚嚴而儀禮並無告廟之文以致班氏作白虎通亦云娶妻不告廟何謂耶

吾已有說在昏禮辨正卷矣請略言之娶妻三告廟一是告迎曲禮齋戒以告鬼神是也一是告主易歸妹上六士刲羊告廟是也一是告謁廟春秋書朝廟穀梁云薦舍于廟是也自士昏禮失此文反使易禮春秋一概屏廢夫三代言禮家亦惟有易詩書春秋并禮記耳曾見孔孟以前經史諸子有一及儀禮周禮乎有及儀禮周禮一字一句乎有一及二禮名乎二禮與禮記俱出自戰國而禮記引經多與經合周禮次之儀禮抑末矣若春秋則舊稱禮經晉韓宣子見春秋謂周禮在魯此眞周禮[illegible]儀禮禮之儀也嘗考昏喪祭三禮其爲儀可疑甚衆即就昏六禮言之夫昏重婚家以著代也若婦家則無何而應之者也今儀禮婦家自納采以至親迎凡六禮六告廟迎賓醴賓無不于廟中行事而婚家反無一焉將祭統所云請君之玉女以共事宗廟昏義所謂事宗廟而繼後世者而反無廟無祖宗不告聘又不告迎娶此正春秋所云不有其祖誣其祖者而謂其

禮可行乎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學海堂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經問

徐東問漢志士禮即儀禮也然不知何時始名儀禮

士禮稱儀禮誠不知始于何時然在漢時即有容禮之稱容禮即儀禮也據漢儒林傳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頌即容也詩傳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魯仲連傳鮑焦無從頌而死謂不從容而死故漢儀有二即以容貌習禮而郡國有容吏未央殿前有曲臺即容臺命后蒼說禮其中當時稱士禮爲容臺禮又名容禮賈誼引容經文即容禮後漢劉昆爲梁孝王後少習容禮皆是也

然儀禮漢又名古經朱氏遂定之爲周公之書顧未嘗謂是

二戴禮也先生謂四十九篇俗名戴記者不是戴記而反謂
儀禮是戴記明徵耶
儀禮是戴記毋論漢志鑿鑿即儀禮卷首明載二戴及劉向篇第異同在前故宋陳氏曰永嘉張淳所較乾道中章貢曾逮儀禮有目錄一卷謂大小戴劉向篇第以古監本巾箱本杭細本嚴本較定識其誤而爲之序云云則在宋時亦尚有知儀禮爲二戴記者予豈可無據而云然也乎
問古有墓祭先生辨之極詳而蔡邕于車駕上陵時反謂古無墓祭以致魏黃初間皆祖述其說此是何故且有謂周冢人職墓祭掌后土尸此初葬時事後此無祭也其說是否
兩漢純用墓祭大抵祭祖宗皆在陵園而宗廟不備不惟同堂異室大乖典制卽西京洛陽且有不具寢室者故蔡邕言之魏文述之不爲無故而朱儒眞以爲無墓祭而戒之若冢人爲尸原有兩等一是甫葬之祭則爲尸小宗伯職所云成葬而祭墓檀弓所云舍奠墓左是也一是平時祭墓則又爲尸冢人職所云凡祭墓孔疏所云凡祭非一祭是也如此則不止葬時事矣然二鄭說禮謂凡祭非甫葬之祭然亦非平時祭墓謂有所禱祈而然後祭非恆禮也此說何如
二鄭註經因三禮無明文不敢直言有墓祭而曰禱祈以依附于祭法去祧爲壇有禱則祭之語夫先王始葬未嘗祧也壇墠與墓不可同也壇墠可禱墓不可禱也若謂墓卽壇墠則曾子問望墓而壇既有墓又有壇爲非制矣

然則檀弓曰古不修墓又曰易墓非古何與

古不修墓謂封墓當謹之于始堅固不壞勿致再修也易墓非古者謂墓傍之地勿薙草木使可長養如丘陵望而即辨也故舊註明曰夏殷以前墓而不墳必使草木如丘陵而後可辨則不修不易正重墓之至必令堅固可識並非拋棄墳墓蕪穢不治之謂而以此爲詞更無理矣曲禮曰士去國曰奔何去墳墓也檀弓子路去魯顏淵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其重墓如此

李塔問定聲錄云舊譜謂瑟第一絃黃鐘中第十四絃黃鐘清第二絃大呂中第十五絃大呂清第三絃大簇中第十六絃太簇清推至十二律皆然是內十二絃皆爲正外十二絃皆爲清矣今讀　聖論樂本卷則第一絃爲黃鐘正至第八絃爲林鐘爲黃鐘清是只十二絃而十二律正清皆備不以內爲正外爲清也舊譜之說似與此相反何爲引之況十二律無皆有清聲之理乎

正清者濁清之謂也兩聲有清濁而高低相同謂之正清則十二濁絃以十二清絃配之祇以絲之粗細分聲之清濁雖屬多事然非有礙理也此正所謂豎列之則一聲是一聲橫列之雖千萬聲猶一聲也蓋論其正法則十二絃自分清濁如十二律然此樂本之說也若推廣言之則內外絃各有正清絃異而聲同如舊譜然此定聲錄之說也皆是也如謂清聲祇有五而無十二則琴七絃祇二清至寡與至多都不合矣大抵古人造器

迂而近拙今人造器簡而漸巧考古皇造瑟之始本是五十絃
黃帝使素女鼓之改去其半作二十五絃及秦時蒙恬爲箏又
去其半改作十三絃所云破瑟爲箏是也古製煩重積漸減損
頻者不適用減損反適用如徧簫無用豈簫有用大瑟無用五十
絃小瑟有用中瑟二十五絃小瑟五絃以五聲應曲不知所始蓋古人以一器爲一聲
故必多絃多器以爲備數而不知聲之旋轉全不在此也以此
而推必古人造瑟時疑聲有多數如京房六十律之說故先以
五十減至二十五要是古人迂拙後漸巧利此定論耳

前曾問先生云大抵瑟內外十二絃皆有清有正先生以爲
是乃又分作兩十二律此何故耶

內外十二絃皆有清有正此是也若謂作兩十二律則雖分外
清內正而實則雜用之皆可應曲無所分別故莊子曰鼓之二
十五絃皆動淮南子曰調瑟者鼓之而二十五絃皆應如一歌
聲在第一絃黃鐘中者卽以第八絃林鐘中應之不然或以第
十四絃黃鐘清應之又不然或卽以第二十一絃林鐘清應之
無所不可蓋六十律有高下故不通此兩十二律無高下故皆
可應也今太常樂器琴十皆七絃瑟十皆二十五絃無大瑟小
瑟然其五聲十二律相配處總無礙理雜說謂虞舜有十五絃
之瑟晉時郭璞造二十七絃之瑟則以五七十二聲數校之便
不合矣諸詳見前一條內

又問六四一絕起上字爲上四字一絕起上字爲入蓋言上
字二字方得聲入字一字便得聲也然其曰六四上者豈皆

指笛色言乎且上入宇七音皆可用何以指定六四上乎六四上是指笛色言其指定六四上者是借笛色之六四上以爲法而言

樂錄曰五聲九聲是竪列一層高一層則七調自低而高四字調當爲至低四字九聲由低而高則正四字當爲至低乃竟山樂錄曰借如有歌宮調曲者于此其首字偶低此以四字應之而聲在四下凡四下初起之字未經圜轉雖其位屬徵羽而聲下于宮實非宮調夫笛色步位四下雖是工六環接以低而高然九聲遞上終高于四卽或羽壓于本宮不得高而徵固高也今云云何也

五聲之以宮爲低也此以聲言之也九聲之以工六爲下者此以簫笛色言之也聲之高下本無定以竪言之則宮低于商以圜轉言之則宮反高于羽矣簫笛色亦然以竪言之則四高于工六以圜轉言之則工六又高于四矣其稱高低上下並無一定然而非鶻突者仍不亂也

十二律相生之法黃鐘隔八生林鐘爲黃鐘清林鐘隔八生太簇爲商太簇隔八生南呂爲太簇清南呂隔八生姑洗爲徵則器色譜皆宜從之如四生佾佾生上上生仕仕生工可也而乃曰笛色譜以正生清除七得八以清生正除八得八如宮生宮清以四生佾宮清生變宮以佾生乙則林鐘又不生太簇而生大呂矣變宮生變清以乙生亿變清生商以亿生上則夷則又不生夾鐘而生太簇矣兩相違拘何也

此係器色與律法稍不同者大抵生聲之法祇隔六隔八二法然而隔六是隔五以五聲言之則除五聲而第六聲與第一聲相應是隔七也以七聲言之則除七聲而第八聲與第一聲相應是隔七也此器色與律法皆同者也祇律有十二管卽有十二名故第一管隔七生第八管皆黃鐘聲也然而黃鐘不再生黃鐘而生林鐘謂之黃鐘清第二管隔七生第十管皆太簇聲也然而太簇不再生太簇而生南呂謂之太簇清而簫笛色卽不然簫笛祇六穴而立七名自四乙上尺工凡六以環至于四雖已隔七聲而四仍生四乙仍生乙縱四四乙乙仍其聲之清濁不同而生聲與受聲者俱在此穴則與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可隨地易名二者早有間矣因之生聲之法凡器色一如律法無所分別而至環宮如所云清生正者則不用十二律生聲舊法而祇存七名直去四乙仕伬五高字而不數聲而數字乃有隔七字而生正之說據其實則猶是一調正宮爲黃鐘二調變宮爲大呂而每一調終則移高一調而要與十二律生正之法截然不同蓋律用十二管此用六穴律用十二名此用七正五清共九名而又去其五焉得相合觀十二律相生之法則黃鐘生黃鐘清黃鐘清生太簇而此以黃鐘生黃鐘清黃鐘清生大呂則顯然相悖不必較生法而然後知其有違拗也向輯樂錄時因笛色工師指授笛色七調諧偶作是言而採錄及之乃不明言環宮生聲之殊與減穴減字之別有其說而混淪載入宜其辰也此皆不足較計者也

樂錄中

隔八相生之法以正生清甚合若以清生正則宮清生商商清生徵徵清生羽羽生變宮變宮清生角換之先生辨律呂新書所言宮生商商生角角生徵徵生羽此圜轉生聲之法旋宮之法也旋宮必相接成聲故律呂新書以宮生徵爲宮徵相接則爻甚矣若宮清生商商清生徵徵清生羽云云此律管生聲之法較律之法也較律不較聲則聲任律生卽如史記所云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又一生法矣蓋十二律生聲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也聲生聲冬水生春木春木生夏火也不可同也

定聲錄載還宮圖譜謂中呂一調七律而窮無五清惟賓一調六律而窮無五清而竟山樂錄云中呂爲宮則以次圜轉應鍾爲羽姑洗爲徵清爲六調惟賓爲宮則以次圜轉黃鍾爲羽中呂爲徵清爲七調不同何也

十二律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中呂惟賓在上層者皆有調謂之七調至姑洗以下卦則南呂無射應鍾五律不立調若中呂惟賓但無羽聲變徵清耳非無調也若無調則五調止矣何名七調乎

李塨問陸世儀道威思辨錄云太常有雅樂部其樂工能爲雅奏禮樂志記其搏拊之法琴中取聲止用實聲散聲並不用吟猱汎音之類想古法當去此不遠塨習樂後亦疑琴中吟猱綽注則自爲一音難與衆樂器相和道威所論或琴在

正樂中亦止當用工尺五聲與彈二絃琵琶等法全耳何如

曰絲部惟瑟器能備正變清濁之音以其絃多也下此則自琴七絃以至五絃四絃琵琶三絃觱篥二絃提琴其有實聲散聲者則但以實散聲應之如絃數不足或隨便接逐則不得不檃用左指之音以虛作實觀二絃提琴純用揉綽而亦能與衆樂器相和豈琴之吟泛而反不然此又矯枉過直矣但道威此說一破庸俗有聲無詞之習是深于審樂者其說不可不存耳

李塨問律呂之學某于簫笛色工尺相配已稍諳矣獨琴學未稔其于五七聲相配處可得聞乎

曰先贈公能彈琴故先伯兄仲兄皆有琴器且亦解彈僕幼思效之因遭亂之早便無暇及此而斯技亡矣家中向有前朝潞王所斲琴蓄爲珍器及潞王北去後仲兄亦輒彈并其琴亦沉之浙河器且不存安問音義但其絃位則先贈公曾道之大約簫六孔而有七聲琴七絃而反止五聲竹是天地自然之音而絲則全以人爲之其絃數聲數可以隨意寡多而先王造器絃用七而聲反用五以是知三代以前有五正而無二變此亦一驗也五正者一宮二商三角四徵五羽也六者一之清即宮清舊名少宮七者二之清即商清也舊名少商三角四徵皆無清絃而以本絃爲正清如逐聲至七絃後又有高聲則重彈三絃以應之再有高聲則重彈四絃以應之是以本絃爲清也九聲備矣其五絃不得兼清者一則調聲至九聲而足一則六絃即宮清藉此以問之否則豹與宮相接恐亂音也此右手散聲法也舊會稽陸道威樂說來問謂太常雅樂部只用散聲實聲

此正散聲也若左手實聲則凡大小絃相間或間一如一三九徽三一十徽或間二如一四十徽四一九徽類處處以散彈與實聲兩兩相應雖不定爲何律正應而兩聲齊出皆得與正清爲一例則隨本絃之聲而定爲宮徵猶之本聲也然則太常樂奏祇用散聲實聲者雖其說大不足據然亦見和聲之法與絃數略同其不如尊師之專採擦而薄散汎則清歌遺意猶從此可彷彿也

琴中聲如何

舊論琴五聲原以一絃爲宮六絃爲少宮此頗近理後又以三絃爲宮以爲宮者中聲也自一至五則三爲中且此絃稍怪以小間言之其在十徽者七五六四皆以一散一實兩兩相應而獨

散五與實三則三不受應而遷至十一徽間覺有翹然不屑之意故以爲中然仍不合者以五聲之次從三至七則一二爲何聲濁者不能爲清也且角徵有兼聲而宮商反無有未可訓也明工部李之藻論樂律亦多惑太常雅樂部說謂中聲在九十徽間此本之鄭世子樂書而展轉致誤者夫徽以汎聲爲主凡定徽之法必以汎之有聲處定之爲徽每絃十三聲外皆歇絕無聲故十三徽者天地自然之十三聲也豈有十三聲中不取首尾兩聲與中一聲而反取第九第十聲者假以實聲言之則任舉一絃皆當以第十三徽爲中聲益其聲自低而高凡一調中之九聲每絃俱備故即一絃而可以立一調可以合萬曲與簫笛之高下並同然而不謂之中者以一絃止一調謂之宮可

謂之商亦可也假以汎聲言之則當以第七徽爲中聲位既正中而聲又較衆爲最大然而亦不謂之中者以一聲居中而上下環應七絃皆此中不能定爲宮之中商之中也則是絃無中聲必求其中則散聲以一爲中汎聲實聲則隨地取中其必以九十徽爲中聲者此由太常樂奏止用此二徽而散聲與實聲相間到底故云非古法耳

太常琴色譜與今學校所用琴色譜皆有據否

太常樂譜僕不能細核若學校所用舞祥奠文廟者則大不足據大抵只用散聲實聲兩聲而于九十二徽中又只用十徽一徽而他並不用不惟非中聲兼亦非樂矣下有七絲一器祇用兩聲一徽而可以成聲音立樂章者乎乃釋奠有迎神曲名曰咸和卽宋樂也其于大哉孔聖大字則于四二十徽連作四聲而撮一聲又于四二去徽卽散彈也單作兩聲而撮一聲又于四二十徽連作四聲而撮一聲共十三聲乃又從頭再作合二十六聲而大字始畢若此者可謂聲乎乃以此至終凡一曲三十二字皆專用十徽一徽作五小間勾凡七百八十聲以終其曲無調無字無陰陽平側無高下清濁無抗墜勾矩曲折縱止嘈嘈張張任三十二字七百八十聲而祇以一徽當之嗟乎天下有七百八十一聲只一聲而謂之爲樂末之聞也然且謂中聲在九十徽間夫止十徽一徽而誣以九徽九亦不受也故曰雅樂不足據此其一也

又問某于樂舞亦知得大概近考孔廟大成之舞卽趙宋化

成天下之舞元祐間哲宗命樂正葉防所撰者也義取揖遜
彰宋受命之符故多以謙辭爲容而用之孔廟不知何意且
其謙辭之容何似也

考之宋史葉防撰朝會二舞儀其文舞曰化成天下之舞第一
變自正立正揖合手上下左右顧揖及蹲舞外以卻身爲初辭
左手推後爲再辭右手推前爲三辭三辭已畢又以俛身相顧
爲初謙側身左垂手爲再謙側身右垂手爲三謙三謙又畢于
是曲躬而授之謂之一變其二變三變雖小有異同而大概如
此此其說謂宋有天下本于揖遜故造爲此節每變皆具三辭
三謙之儀以像功德當時用之朝會范鎮楊傑輩已譏之況用
之文廟則無理之中又無理者明萬厤間工部李之藻疏請更
定而廷臣無學不能變易以至于今此亦孔廟禮樂一大憾事
也

樂有樂曲舞曲之不同凡樂先登歌次歌奏次合作皆非舞曲
則孔廷三獻宜有舞曲在樂曲之外今以朱授受之舞楊于孔
庭已不倫矣乃又不別製舞曲而即以歌奏配之豈大哉孔聖
道德尊崇曲中有辭讓意耶何以至此

李我存（名藻也）曰古舞定立四表三進三退武取六伐止齊文
取六文變化文俯取諸陽文先舉左手足武先舉
右手足文則左旋武則右旋雖皆就揖遜征伐而擬諸形容然
必動盪迴旋以出之近世舞法失傳太常雅舞立定不移徵示
手足之容可謂舞乎然且古文武二舞干羽不分舜作韶樂本

用文舞而誕敷文德之時反用干羽周制釋菜習舞則君執干戚以就舞位故曰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信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今舞法既無行列進退而又僅把籥翟屏棄干戚此謂之有文無武近于婦人之樂將夫子當日御蒙夷隳三都有文事又有武備之聖人而不以側身拱手盡之則沿習之陋也

嘉應生員楊樾雄校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經問

問三正遞改宋儒俱謂但改正朔而不改時月先生謂時月俱改歷引其說于尚書春秋諸傳中可謂詳且著矣獨史記秦始紀漢書高帝紀皆以冬十月爲歲首而先生謂是漢史太初年所改顏師古註漢高紀亦主其說而明儒又辟之謂原未改月顏氏謂太初改正則當一如孝武帝紀並遵夏時而史漢于秦紀及孝惠文景諸紀仍書十月爲歲首而冠以冬時則十月不改正月冬不改春焉見非秦史本文如是而必曰追改夫追改則何不并歲首亦改之乎

曰歲首是秦一代正朔安得追改其所以追改時月不改歲首者以漢高初時亦用秦正以建亥爲歲首爲春正月歷孝惠文景皆然至孝武作太初厤始于太初元年之五月特改正朔以建寅月爲歲首一遵夏時而從前之從秦正者其在時月則必當追正之以合爲一代之制而在歲首則每歲紀事自有始末必不能改若秦紀則正朔所在尤不當改者則是漢之正朔倡于孝武而秦紀與孝惠文景諸紀之時月直改于太初之史官此在史記漢書顯然可考不當以歲首之不改并疑及時月也蓋改時月不同一是秦改時月謂以建亥月爲歲首爲春正月建寅月爲夏四月此歲首與時月並改全肪夏殷周改正朔之法如始皇二十九年歲首東游其登之罘亦時方在冬十一月而

月爲二月改時爲中春三十一年九月惑茅君之謠而改月爲十二月改時爲臘爲嘉平是也一是太初史官改時月謂但改歲首而春建亥之春正月爲冬十月改建寅之夏四月爲春正月此不改歲首而但改時月如漢書高帝紀元年冬十月沛公至灞上然後繼以春正月夏四月則追改其時史記高帝紀漢元年十月沛公先諸侯至灞上然後繼以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八月則追改其月天下無正朔原文而春夏後于冬正月八月後于十月十一月者此追改者也若夫孝武之改時月則并歲首與時月而盡改之一如秦改正朔之法故自太初以後則行夏之時其爲四時與十二月無稍逆者漢書具在可考也

若夫秦之改時月則歷有可驗者往子以茅盈內紀證改九月

爲十二月事而先山公又益予未備復躬北魏高允論五星聚東井事以相質考高允語崔浩謂漢元年五星聚于東井此是謬記考星傳金木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此必有誤而浩未之信後歲餘浩謂允曰前所論者初不注心及考之果如君言此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其所云前三月者則正七月建申月也以建申七月爲十月非改月乎予以爲然而學人復有疑者謂五星不當聚十月則允言已明其當聚七月則浩言仍未晰也予曰此在漢書已明言之志云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而班氏隨釋之曰以厤推之從歲星也蓋歲星附日而行惟七月日在鶉尾張度則歲星入東井而四星得相比而從之故六人惟胡安國蔡沈輩力倡爲不改時月之說而北宋劉敞有學使云此是秦十月今之七月則漢書所紀冬十月沛公至灞上者此漢之十月所云五星聚東井者則秦之十月是必七月先聚五星而後沛公以十月應之秦之改月彰彰也不意明人無學其重刊史記漢書厤將宋明邪說攙附註內以致是非雜見眞僞錯出

李庚星字白山和人問輿地所載必列分野于其首且又有名分星者敢問分野與分星在諸經何所據乎

分野卽是分星第分野二字出自周語歲在鶉火我有周之分野語分星二字出自周禮保章氏以星上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語雖分星分野兩有其名而皆不得其所分之法

大抵古人封國土應天象在天有十二辰在地有十二州上下相應各有分屬則在天名分星在地名分野其實一也特其說則自古有之而其書不傳惟鄭玄註周禮則云諸國封域所分甚煩今已亡其書堪輿雖載郡國星度皆非古法惟十二次大界所分則其存可言然春秋正義又謂即其存可言者亦不知出自誰說則舊經所據皆已滅沫無可考矣

然則存可言者如之何

存可言者鄭氏云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存可言者也然而疑之星紀爲子次在正北春秋正義謂星紀爲丑在東北非是而吳越地在東南上下不合且春秋以前未有趙也此有趙則非古書可知矣且既有趙即不得有晉有趙又有晉亦不可解

今所傳者又如何

若今所傳者則漢成時劉向實造爲分野之說而班氏取之入地理志中遂爲千秋不易之科律即晉唐諸志及僧一行輩皆各爲增飾以成其說雖與鄭氏所云相表裏而各有不同如云秦地東井與鬼則以秦分鶉首而鶉首屬井鬼柳之次故云東井與鬼然何以無柳魏地觜觿參則以晉分實沈而實沈屬畢觜參井之次故云觜參其改晉爲魏者以戰國後無晉也然何以無畢井周地柳七星張則以周分鶉火而鶉火屬張次故云柳七星張然何以增柳與七星韓地角亢氏則以鄭分壽星而

壽星屬軫角亢氐其改鄭爲韓者以春秋無軫趙地即鄭地也然何以無軫趙地昴畢則以趙分大梁而大梁屬昴畢之次故云昴畢此其所合者若燕地尾箕則以燕分析木而析木屬尾箕斗之次故云尾箕然何以無斗齊地虛危則以齊分玄枵而玄枵屬女虛危之次故云虛危然何以無女魯地奎婁則以魯分降婁屬奎婁胃之次故云奎婁然何以無胃衛地營室東壁則以衛分娵訾而娵訾屬危室壁奎之次故云營室東壁然何以無危與奎宋地房心則以宋分大火而大火屬氐房心尾之次故云房心然何以無氐與尾楚地鶉軫則以楚分鶉尾而鶉尾屬張鶉軫之次故云鶉軫然何以無張吳地斗越地牽牛婺女則以吳越分星紀而星紀屬斗牛女之次故云吳斗越牛女然而吳越又分矣揆其大較則劉氏所傳純襲鄭氏之所存而故作變更以二十八星所分屬之次竟改作二十八星以爲不用次而用星正可以合于周禮分星之說其意未嘗不巧然此十二次中諸星每辜連相屬有數星屬一次者有一星屬兩次者其星度廣縮彼此各見即欲改次爲星亦當一準之十二辰分星之次而乃任意增減將星度之牽連者而盡去之則與古法大謬戾矣

其與古法謬戾處可得言乎

他不具論即如吳地斗越地牽牛婺女此人人所曉也乃考春秋傳昭十年有星孛于婺女而裨竈言婺女齊分齊當受災但以歲星適在齊而嫁禍于晉是年晉平公卒是婺女在齊不在

越也又傳云前此商時有逢公者實都齊地有星孛婺女而逢公遂卒以其時無歲星也則婺女在齊不在越卽夏商時已然也此眞古法也乃校之鄭氏所存則星紀吳越地玄枵齊地星紀玄枵爲十二辰子丑相連之次而星紀所分星自斗十二度歷牛八度以至女七度玄枵所分星則自女八度歷虛十度以至危十五度是此一女星而越得七度齊得五度合爲十二度而當時星孛則適在齊五度之內故齊兩受之而劉氏所傳專以女屬越而竟忘玄枵之次之亦有婺女但曰越牛女齊虛危則欲改分星而反大乖其分次之度無稽之學也

然則鄭氏之所存似可據矣

又不然鄭氏所存一本之春秋之傳如大火宋地此襄襄九年商主大火之傳壽星鄭地此襄二十八年龍宋鄭之星傳娵訾衛地降婁魯地此襄十年日食于娵訾降婁之次而解者云從衛地及魯地傳其他則推此而增入之如吳越無次而妄以星紀之次當之且以吳越共一次嘗考昭三十二年傳吳始伐越史墨謂越得歲而吳伐之不及四十年越有吳矣則必吳越兩次越次有歲星而吳次無之故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若吳越同次則皆有歲星誰當受凶且不可曰越得歲也乃杜氏註此亦惑于鄭氏所存曰是年歲在星紀吳越之分吳以先用兵而故受殃則在占歲之法凡歲星所在我向無敵人向亦無敵未聞人向我則吉我向人便凶也且史墨但言越得歲並未嘗有吳越同得歲而吳先伐而受凶之語況考之是年歲

星並不在星紀前此昭十一年傳歲在豕韋即娵訾建寅地也昭十三年傳歲在大梁則三月建辰之地也正義謂娵訾亥地大梁酉地非是歲星十二歲一周天一歲行一次故謂之歲則自昭十三年至三十二年剛二十年當在析木建亥之次自必越分析木値歲星所在而吳俊之並非星紀建子之地若吳則并不知其分何所也乃杜氏又謂歲星亦有歲差積二十年當差一次則此年陳災裨竈告子產謂自此以後五年而陳將復封又五十二年當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若此年在星紀則五年及大梁又五十二年當及鶉尾之次不當又及鶉火也且二十年差一次則兩及鶉火即當差矣其能五及鶉火乎

若然則鄭劉二說均非古法審矣特劉說儼行在歷代占驗明載史書自不能外且未聞舍此有他法也

劉說幸而載入漢志後凡作史者必遵其說即天下爲郡縣志者每開卷亦必曰天文某分野實則與諸家占驗了不相合如斗屬吳分而漢元鼎中熒惑守南斗則越地受災時南越呂相嘉殺其主及太后漢兵討誅之而南越亡牽牛越分而後漢永平間客星出牽牛則吳徐受災廣陵王謀反自殺又永建中客星犯牛女則吳北受災揚州吳郡逆賊略四十九縣此即在漢時亦未有驗者若其他法則漢天文志以十二州易諸國名而稍變其說如角亢氏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幷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荆州春秋文耀鉤

以北斗七星改二十八星而分屬州土如雍州魁星冀州樞星兗州青州機星徐揚之州權星荆州衡星梁州開星豫州搖星各不同然皆杜撰無理不足道者若費直周易蔡邕月令章句及北魏太史令陳卓諸說皆不盡傳而晉後諸家則又從此增飾之下之下矣徐仲山曰分星分野說可廢眞有學人語言

胡紹安問朱子以鄭衞詩皆淫奔而後儒非之謂夫子刪詩安有取淫奔之詩以誨世淫者于是祖朱子者又倡爲三百篇詩不必夫子所刪定如宋史儒林傳載王柏之言謂今三百篇非夫子三百篇也夫子之詩既燬于秦火矣漢儒傳夫子之詩而不全見見前時所傳有存于閭巷浮薄之口而未盡滅者遂取以補亡而世不辨其非也其後金仁山祖述其說卽明王陽明茅鹿門輩亦傳道之

鄭衞非淫詩豈小序所能辨但當就經書一討求之夫詩三百篇原不必果夫子所刪定雖其說出于孔子世家與班氏藝文諸書而予不謂然者論語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則在夫子未刪定時原是三百未有夫子自刪而可以自定其數且歷歷自稱者也況三百篇什名目前後次第見于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時皆與今本三百並同此在夫子未刪定以前事也特是鄭衞之詩則在春秋所傳與他經所見不特夫子刪後與今本同卽夫子刪前凡所引詩皆與今本無以異並非里巷浮薄可增入者國語齊姜勸重耳歸國引將仲子詩左傳晉韓宣子聘衞衞侯賦淇澳宣子賦木瓜詩鄭伯享趙孟于垂隴鄭良霄賦

鶉之賁賁詩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詩衞孫林父逐衞君及衞君
返國晉侯反爲孫林父而執衞君鄭子展賦將仲子兮詩韓宣
子至鄭鄭六卿餞之宣子請賦詩以知鄭志子蟜賦野有蔓草
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則
朱子所稱亦幾幾盡之然且表記引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
後又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又曰心之憂矣于我歸說坊記引
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又曰我卜爾筮爾無咎言卽以經證
經凡在經以外者皆不之及而其爲鄭衞之詩明明見之今本
者且如是也王柏金履祥愛憎之口而陽明鹿門究非經儒故
爲其所惑宜矣

又問王柏之言果無據矣今明儒有程篁墩者據漢書劉歆

傳云孝文皇帝詩始萌芽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
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推
此意也則知今詩乃出漢儒之所綴緝非孔子刪定之舊本
矣其說何如

夫漢書未易讀也據劉歆讓博士文本欲使毛詩古文尚書皆
立學官故云孝文皇帝尚書初出于屋壁今其書見在時師傳
讀而已謂亡詁義但有屬讀也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
說猶廣立于學官爲置博士謂詩與春秋士禮諸經皆立學官置博士有經文而無師說在
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祇賈說經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
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謂說經之師非造經者當此之時人
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謂不能全說或說雅
或說頌爲者說也孟

子固哉高叟之爲詩謂詩說詩也則是欲所讀者謂詩說詩也以爲經師豈可刪詩禮春秋先師諸字而單存隨有詩三字以誣之曰詩亡乎夫所謂盡者窮也即經也窮其訓故章句與傳讀也晉獻曰盡其敵謂窮敵非造敵也爲者學也說也論語曰爲周南召南謂學而說之非使其綴輯二南也況既讀歌傳必當全讀傳文既讀漢書亦不當止讀歌傳漢書藝文志云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詠不獨在竹帛故也是明云三百五篇秦未燬也又儒林傳東平王式爲昌邑王傅昌邑以淫亂見廢羣臣皆伏誅獨式繫獄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曰臣以三百五篇諫故無諫書又明云三百五篇在漢代儒林所朝夕授受未有差也是以漢儒申公在

高帝之時與楚元王同受詩於浮丘伯浮丘伯本周秦間經師而申公授魯中徐公及許生徐公與許生又授之東平王式此王式三百五篇直受之周秦間者雖此後轅固爲景帝博士韓嬰爲文帝博士各有師說分之爲齊魯韓三家之學而此三百五篇則在孝武前並無同異惟毛亨毛萇其說後出故劉歆于成哀之間思立學官因責博士作此文而乃謂三百五篇綴輯於孝武之時過矣

盛唐間先生祭禮通俗譜其于祖與四親及祧與不祧諸室俱已斟古酌今處置各當矣第後來之制亦不可不推廣言之以杜遺弊如身卒而子祔吾于禰而祧高子又卒而孫祔子于禰而祧曾孫兄弟不一將見數世以還卽有無祖無禰

之朝而吾之兄弟卽有不祀祖禰之子若孫矣是猶立宗法也必身卒而不遷祔廟而祭于家吾兄弟相繼主祭以至于盡然後登祔而吾子主祭子卒亦然則主祭皆有四親而拜于下者皆卑幼此不立大宗之大宗而諸兄弟之子孫各奉祖禰而祭于其家其世次既多則聰再闕一廟如展氏游氏然分氏爲族爲小宗其說何如

曰通俗譜本以諧俗惟恐說繁故作意簡省多有引而不發之處如此節則在第二卷主祭之人條予已約略言之有曰兄弟雖異居而必同祭者重同父也同堂兄弟雖同居而必分祭者以彼自有父也原其說謂子無不祭父者一父十子雖十居而必同祭以其此父也吾父之子與伯叔父之子雖一居而不共祭以吾父之子有父伯叔父之子又各有父也推此則吾身卒而吾之子與吾兄弟之子皆各父而非同父吾子卒而吾之孫與吾兄弟之孫亦皆各父而非同父豈有吾之子吾之孫卻可與吾之兄弟倘作同父之祭者然則身卒祔高而謂兄弟之主祭者或無會此皆必不然之事而不足慮也葢身卒則身之子當祭身身之子卒則身之孫又當祭子此其說在前一條固引之而特未嘗明言之也卽後一條已明言之而又未嘗推類而究竟言之也其明言之者何也後一條曰孫而爲子則不與同祭其云孫而爲子者謂主祭者之猶子卽所祭之父之孫也萬一主祭之兄弟夫婦偕亡則此猶子者本孫也而今爲子矣爲子當祭父于是立考妣

之主而分祭之而祖與高與始祖則設牌焉此明言之者也然而但曰主祭者之猶子則人第知爲長子主祭而支庶兄弟之子爲猶子殊不知長子倘死而支庶兄弟以次主祭則長子之子亦猶子也此未嘗究竟言之者也此可推也又曰若兄弟夫婦有一亡者則祔于祖堂以俟後之人祭室謂兄弟七婦則兄弟儻在與祭其子不得背父而私祭其母如國君亡后后不得先入禰廟但間一廟而祔于祖姚之傍此云祔于祖室者正祔祖姚傍也此明言之者也然但言夫婦有一亡而不言夫亡萬一兄弟先婦亡則子當祭父兄弟之子自當奉父主而祭于其寢不俟母之偕亡矣此如國君先后亡則後君不俟后亡而即奉君主以入禰廟故後祭儀條有云主人主婦爲一列倘有母

則列西上一位有庶母則西稍上一位正指未偕亡者言也此亦未嘗究竟言之者也此又可推也

乃推其致疑之由則皆由廟制不明以致有此蓋廟即寢也古官師一廟與庶人祭于寢總皆以家之寢室當之故居室多者以居傍一室爲寢廟居止一室則即以室後半室爲寢廟未嘗缺也今兄弟同祭止在一室而兄弟之子分祭則又闢一室或半室原不必仍祭一處如必俟兄弟主祭畢而後分祭立廟如展氏游氏則失時矣且展氏游氏之廟皆小宗廟也近代無宗法惟宗堂之祭稍類大宗可百世不遷而五世則遷之小宗廟則反無之以宗法既分祀其父又當合五世之祀于小宗之家今但作一始祖以下之宗堂然後又合百世之祀于大宗之家

而五世以下即分祀焉不必合也又何子游子展之廟可再闕爲詳見大小宗通繹廟制折衷二書

又問通俗譜下祭用長子主祭序前列子姪助祭者在次列設子姪有貴者則長子用攝祭倒排貴者升前而使主祼奠此大較也設貴者爲姪孫會姪孫而先于分尊之親得毋龃齬不安乎

大抵兄弟同祭定無及孫與會者前條已明言矣萬一有之則姪孫會雖貴仍序之孫會之列中至祼奠時則攝主者肅之使前至祼奠畢而仍還其列何不安焉

又問通祭貴者不可祧萬一各房有卑幼而貴者其人苟卒宜在不祧之列而世次在高會以下自不當越高會而祔世室矣其位何居

不祧者歷四親之盡當宜祧時始去四親之廟而入于不祧之室則方其未宜祧時亦必列高會祖之下而以次而進未有越高會而遽入于世室者也然則其居世室時無高會矣後之高會皆其子若孫矣若既入世室則本房世室在始祖傍宗堂世室亦在始祖之室傍與高會祧室各匣各廟又何礙乎

又問禮緯鉤命決曰夏祫五廟者夏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先生作廟制折衷辨之極詳大抵謂諸祖在旁而先虛一已以俟祧入必非禹意及釋諸侯五廟則謂齊楚始封當虛一實四以俟始封者之祧入之得毋天子諸侯之制有不同歟

曰天子諸侯之制固不同而禹則尤不同天子諸侯之不同何也天子自爲制必無自立七廟時豫虛太祖一位于中以俟已入而先實四親于在傍此易曉也諸侯則天子得限之矣齊之呂尙楚之鬻熊前既無功德之祖可爲始祖然又非王者之後與帝王子弟宗諸侯之國可以直溯古帝兼祀出王則必虛一實四以俟呂尙鬻熊始封之君之祧入此固廟制所限無可辭也若天子則誰限之乎至于禹之尤不同則禹原有高祖黃帝王考顓頊皆可爲太祖而謂禹無太祖固已無理況以黃帝顓頊在昭穆而云尙可虛其中以俟已入則雖不得褻心亦不至此而曰禹爲之此眞齊東語也故曰尤不同也若三代以後則開國先世並無功德而又無帝王神聖以啟其前則不得不祖始封之君如漢祖沛公唐祖唐侯皆與齊楚諸侯等然而同堂異室以次祧祔則在中不著而虛位可泯此又廟制之變之無如何也夏商無是也

汪煜字寓昭吏科給事中台州人　問婚禮娶婦時有兩告廟一謁廟在春秋周易諸禮載之甚詳然皆不謂之廟見舅姑原在廟然非爲特見舅姑而行告行謁則仍非婦見舅姑之禮故須三月後可以行祭然後專見舅姑于廟中謂之廟見此禮經先生發明已長夜一旦矣但疑此是適士以上之禮而士官師與庶人不與焉適士二廟一祖一父祖可以告謁而父可以廟見若中士下士與在官之有職事者則止一父廟矣庶人則祭父于寢并無廟矣是娶日之告謁者此

死父也三月之廟見者亦此死父也娶日而告謁已見之矣乃又必三月而始廟見于禮禮未合故曰此非士庶禮也何如一廟無二主若謂士官師一廟無壇則祖曾祧主仍存廟中庶人祭寢無廟則祖曾祧主亦仍存寢中此固叔孫杜撰之言不足道也蓋一廟則祧主在寢祭寢則祧主又在寢半故一廟只一父一寢亦只一父此定禮也獨不曰廟寢雖一而行禮有殊乎月朔有朝享而告朔因之然告朔非朝享也軍還當告至而獻捷隨之然獻捷非告至也今告謁廟見明分三禮告廟非謁廟而謂告謁即廟見可乎且子不講婦見禮乎廟見死舅姑其禮難明當于婦見生舅姑推之當娶婦之日公羊傳云昏禮婿不稱主人必父主之故昏禮婦至主人揖婦而入此主人生舅也及質明而又贊見婦于舅姑此婦見之舅亦生舅也夫即此生舅而在作主人時已見婦矣乃必至次日而又名婦見然則死舅之廟見亦猶是矣且子弟知一廟之主只一父四謂一父不宜行數禮不知三廟五廟中皆有父也當楚公子圍之親迎于鄭也曰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夫所謂莊者圍之祖所謂共者即圍之父也父非專廟猶必並告是多廟之父亦未嘗不與一廟一寢之父告謁並行而謂士庶之禮之有異豈通見乎

又問祠堂之制若近代祭法祇以族長主祭而祭始祖則族長不專祭四親而助祭不皆尊長雖死者不祧不殺猶是僭罔而生者不僭猶可藉口此義經先生發明極爲痛快但先

生又云自祠堂一與而天下之人皆不祭父何也

曰大夫無高適士無曾中士下士以下便無祖矣故祇言父而不得概言四親何則以原有不得祭四親者也且言父可概四親言四親不可以概父彼不得祭四親而祇祭父者不可謂不祭四親何則以祖與曾高皆從父而遞祧之既已祭父則今之祧者即向之祭之者也惟不祭父而四親之祭俱絕矣何則以並不會享一祭也況父祭之重爲何如者自天子至庶人七廟有隆殺而父祭不殺自郊社以至室神諸祭有分限而父祭不限則凡有生者皆必祭父而今并父祭而亦絕之故云然非有他也

然而彼制祠堂者未嘗以爲不祭也奠祭禮于堂享共祖而餘皆配食配食亦祭也且三獻之後主祭者分爵而獻于兩序亦以此明祭意矣而先生竟曰不祭則必有說以處此曰古無配食禮惟殤與無後之主祔祭于宗子之室謂之祔食又或夫婦亡其一未立祭壇則中一以祔于祖室之傍亦謂之祔食他惟祖孫相繼兄弟相繼于祧祔之際有礙則偶一遷附餘無所爲祔食者蓋禮有祫祭有合祭祫祭必特設不待言矣即合祭一堂亦必各設祭禮于主前如朝踐獻牲則牲之肩胛髀脊必分諸體審先後以別尊卑是各有牲也出尸綏祭則祝必滌肝離肺授諸尸以爲挼物擩祭之用是于牲之餘體又且各有分也至于遷饌撤饌進羹進飲在室在堂行酳受胙諸節則凡主皆備而每尸必周今但陳牲于庭鋪几筵而設簋簋鼎

俎籩豆于中堂其在兩序配食者栖然也會薦腥乎會燔黍稷菹醢乎祔此一杯之分而合序共之不惟不祭抑且不薦不惟不薦抑且不饗庶人無廟猶得八市而內腥熟之以專獻其親而祠堂一設竟至合通族之爻而皆爲若敖之鬼言至此亦可畏矣

吳天翮字扶上山東平原問朱氏謂笙詩有聲無詞如禮記投壺之記魯鼓薛鼓但有其音節而並無詩歌今之學者動引其言以爲據

凡奏樂必歌詩歌詩而後琴瑟笙管簫篪笛塤編鐘編磬凡十一器皆足以倚之乃其節之者則有三器柷也鼓也搏拊也若射與投壺奏樂則但以琴瑟倚歌以鞞鼓與大鼓作節而不用柷與搏拊蓋射必聽歌使容體步止與歌聲相應而總以二鼓爲之節是以天子歌騶虞有七節謂歌七終先虛聽三終而後一終一發矢凡四矢諸侯歌貍首大夫采蘋士采蘩皆五節謂歌五終先虛聽一終而後一終一發矢凡四矢乘矢也特其聽聲時祇記鼓節如審弓省度勾絃發箭皆記鼓節以行事故孔子曰何以聽何以射言循聲按節當費經營或鞞或鼓毋令差誤然後容比禮而聲比樂則是此鼓者正聽之以應此歌詩者也祇以投壺之節半于射禮而其爲歌則又限于貍首一詩而無天子諸侯大夫之等以致戰國時有魯薛兩家子弟其辭不同而鼓節又異因之有魯鼓薛鼓之譜見于投壺其半字以前皆射禮之節半字以後則投壺之節方者鞞鼓圓者大

鼓譜記甚明
田得名字綱卿康熙乙丑進士刑部郎中保定人

與

非禮也春秋公羊傳云在家稱女在途稱婦未嫁而在家則女也女則誰守矣且在途亦非婦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三月而廟見成婦之義也若不廟見而死則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婿不杖不菲不居喪次歸葬于女氏之黨何則未成婦也夫娶婦三月婚已成矣祗以不見死舅姑于廟尚以爲非婦而婿不終喪歸其棺而離異之今以未經娶歸之女生不婦見死不廟見而妄稱夫婦無端而爲之守志此則亂倫瀆類之甚者而以爲禮可乎

然而古禮未之禁何與

古禮明有禁而不善讀禮若不解也周禮媒氏禁遷葬與嫁殤者夫媒氏掌男女之判者也反判爲合然而反合亦爲判判者禁也故一禁遷葬謂禁夫生未爲夫婦而死而遷葬使同穴也蓋生不共室則死不同穴何則非夫婦也故舊註曰非夫婦而相從不可也此以判男女之未婚而偕亡者也此一禁也若夫一死一生則女倘先死男子謬認以爲婦而娶女棺而葬之謂之嫁殤嫁殤有禁男倘先死女子謬認以爲夫而不他嫁而歸于其家謂之殤娶殤娶亦有禁舊註所云生不相接死而合之爲亂倫爲瀆類此則男女未婚一死一生之又當判也此又一禁也然則未婚而守志正在所禁而讀周禮而不之解何與

皇清經解卷二百七十四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卷二百七十五

學海堂

蕭山毛檢討奇齡　著

經問

喪服天子諸侯絕期之義後儒但以貴貴爲言而顧寧人日知錄謂古人有喪不祭天子諸侯爲秉鬯之人所以絕期者恐曠祭也其說是否

貴貴二字雖拂人意然而先王制禮之義不過如此若顧說吾疑之吾未知有喪不祭一語出自何經果爾則自天子諸侯以下凡卿大夫士官師庶人服期功者將無一人得祭者矣且其所云不祭者何祭乎使祭天地社稷耶則雖天子三年新崩未葬之際苟遇郊社無不舍殯宮之絻改服行祭王制所云祭天地社稷必越紼而行事是也使祭五祀耶則雖天子諸侯三年

或殯後行祭或葬後行祭祭隨其所遭曾子問所云天子崩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是也若夫六宗五帝山川岳瀆諸祭則皆從明堂郊社類見雖降于天地社稷而實尊于五祀此正在越紼中者敢不祭耶至于宗廟之祭則雖天子諸侯三年惟饋奠以後虞祔以前偶一停祭及既葬卒哭必入廟而行祔祖之禮此時已行廟祭矣至祔祖既畢奉主還寢則惟練祥禫禰吉之祭專祭主于寢而一週丞嘗時祭必如常祭廟而仍奉主而祔之祖傍春秋傳所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祭于主烝嘗禘于廟是也是內祭外祭雖三年重喪歛殯虞祔極大喪節猶或前或後並不一闕而謂區區期功便當絕祭非也

然而王制曰喪三年不祭何也

此言不祭謂三年大喪于始死之際暫撤廟祭即予前所云偶一停祭非竟不祭也曾子問曰天子崩諸侯薨則祝斂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避喪奠也及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以爲既葬卒哭則新主當祔廟也則是天子三年七月不祭諸侯五月不祭降而大夫與士皆三月不祭此不過以始死之故暫停不絕然亦惟三年有然期功無是也

然而曾子問曰緦不祭何也

此言不祭謂天子諸侯以下家有始死者雖輕服如緦亦且暫停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官則雖臣妾葬而後祭所謂

以始死而停喪祭者則不必三年縗服有然然而此係凶祭不
惟非吉祭且并非練祥禫彌吉之祭雖曰祭實非祭也且亦第
緩祭非竟不祭也

然則天子諸侯之絕期何義乎

天子諸侯本無期非絕期也使正期耶則天子之祖皆先王諸
侯之祖皆先公也未有先王先公而可以服期喪者使傍期耶
則伯叔兄弟皆臣也臣何服焉是以天子諸侯惟創始之君不
絕諸父封君之子不絕兄弟以未臣也餘則皆絕矣其別有期
而不絕者二謂后與世子也春秋昭十五年周景王太子壽卒
而其年穆后又崩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以爲天子
絕期祇服三年而獨此后與太子期服不絕則非期之喪三年
之喪也杜氏所云雖服期而謂之三年是也然則天子諸侯無
期矣無期則絕期有義矣竊人以知錄吾未之見或傳之非其
則未可知若信有之則其議禮亦疎矣于經學何有

又問次日客復　日知錄云微子之于周但受國而不受爵受
集寄堂　國所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所以示不臣之節故終身稱微
子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然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
仲者猶微子之心也至于衍之子稽則遠矣于是始稱宋公
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跡于天下矣

豈其說又非與

非也微子存國抱器是實若封微又封宋則直受爵矣微者商
畿內國號商所封也至武王伐紂微子持祭器造于軍門史稱

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則在周已仍封微矣至成王殺武庚封微子于宋則初以武庚續殷祀微子不過具臣備子爵耳至是改封宋爲公承殷祀以守三恪則既爲周臣復爲周賓詩所稱侯服于周裸將于京皆其始終臣周之心極其明白若其終身稱微子而不稱宋公此史例有然無他意也康叔初封康亦畿內國也及成王封康叔于衞則衞侯矣然而尙書春秋傳皆稱康誥不稱衞誥叔亦終其身稱康叔不稱衞侯豈康叔受國不受曾耶抑亦倒戈之士有不臣之心耶

然而弟衍稱微仲則衍未嘗封微也此何也

此亦史例也周有同封而同稱者虢仲虢叔是也仲叔皆封號而兩分其地遂以並稱微仲不同封也有先後立國而亦同稱者吳太伯吳仲雍是也太伯仲雍先後君吳國而亦以並稱微仲同宋國未嘗同微國也然而稱微仲者其稱微則以國君介弟原得稱兄之國號以爲號春秋書吳季是也其稱仲則以既爲國君仍得稱已之字以爲字詩序美秦仲是也皆史例也

又問曰知錄云多方之誥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來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誅而懼遂與淮夷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于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既克而成王踐奄蓋行巡狩之事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是也孔傳以爲奄再叛者是拘于篇次先後而强爲之說也此則何如

此則襲宋人之說而又非是者按周公伐奄有三一是相武王
時伐奄孟子所云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是時奄助紂爲
虐故伐之蓋武王時事而此以周公東征三年當之謬矣孟子
伐奄與誅紂連文其所云三年者趙岐註謂武王伐紂至孟津
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此正與誅紂是一時事若註又引多
方王來自奄此証後語多方時亦伐奄非謂卽語多方時伐奄
也不然豈飛廉滅國五十皆武王誅紂所及而忽攙成王伐奄
于其中將所云相武王丕承哉武王烈皆不可通矣此亂經之
談也非也一是周公攝政初年奄與淮夷同三監再叛時又伐
奄多士所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是也是時管蔡
以殷畔而奄與淮夷從之周公東征但取四國君而不及其民

故于遷殷時作誥多士備述往時愛民之義以爲言此述前伐
奄非敘後踐奄也而此以後此踐奄之事移之在前反謂多方
多士篇第顚倒則又謬矣東征伐奄是周公事故摛朕來自奄
成王不東征焉得有朕來之文且成王踐奄在營洛遷頑之後
爾時管蔡已誅武庚已戮安所得四國而云四國民命我將降
之是妄言也又非也一是周公從成王居洛之後奄與淮夷又
叛公從成王又伐奄書序所云成王踐奄多方所云王來自奄
至于宗周是也是時成王在洛伯禽初封魯而奄與淮夷徐戎
並興于是伯禽伐淮夷作費誓而周公則從成王親伐奄而踐
之作成王政而此又以成王踐奄爲巡狩其地夫成王未嘗有
巡狩之事諸經可考也其曰遷君蒲姑者正是踐奄非巡狩事

也蓋踐祚即翦奄謂翦滅其國而遷徙其君奮解甚明而乃誤以爲踐履之踐解作巡狩謬之謬矣若多方文明云至于再至于三舊儒亦明註再叛三叛歷歷可數而此又以爲商奄不再叛孔氏但拘于篇第先後立說此與蔡沈書註欲移伯禽征淮夷在三監畔時反謂淮夷不再叛意同而不知尚書可焚尚書之事實不可焚學者說經至于失經義亂經意已非細故況乃易先王之典禮改前古之事跡使三代世界俱變換于儒者之口則罪大矣此不止非是已也

丹井山房客問

日知錄云春秋左氏傳多用夏正杜預春秋後序曰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舊冢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今考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郤芮郤芮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爲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羅泌以爲傳據晉史經則周厤與史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正同其說之鑿鑿可指如此先生傳春秋力辨經文從周正不從夏正而並不及傳且亦力辨傳之記晉事多用晉策書不用魯策書而並不及傳之

從夏正得無有遺義與

吾傳春秋皆以經証經不得已而及傳又不得已而後及諸子

百氏以至漢後儒說之說經者豈有晉太康汲冢宋羅氏路史

可解春秋安矣春秋最重編年其記年月日經傳並同或間有

不同者在本經本傳皆有明據惟宋劉原父輩每以爲左氏雜

用周正予嘗細檢之惟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經

作夏而傳作春舊儒謂經從到日傳從來日則爲知一穀一鄧

恰同日發來不無可疑此或策書有異本亦未可知若謂左氏

于此一事獨從夏正則雖愚者猶不信也若晉則同姓諸侯之

親且貴者忽然叛正朔而行夏時此是何解考晉人春秋始于

僖年即僖年記晉事亦皆全用周正今顧氏所舉則僅屬僖年

一二事爾吾姑就此一二事還質之據云

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　則傳明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而于春之傳則曰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是十二月者殺世子之時春者來告之時也乃于其書而不能讀何也

又云

十年里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　則經傳有前文僖九年經云九月甲子晉侯佹諸卒傳亦云九月晉獻公卒此里克弒君之前文也其日日同也且有前事其年經又云冬里克殺奚齊于次此前事也其月日又同也及里克又殺卓子經在僖十年春正月而傳在舊年之十一月則未有一人弒兩君而一君用周正一君用夏正君者且未有一

時記兩事而一事纔用周正一事遽改夏正者此固不必辨也且不讀經乎夫奚齊卓子同一晉獻之子而一稱弒一稱君一稱君之子者何也禮先君未葬則子不稱君不稱君則不書弒時晉獻以九月死而奚齊于十月見弒即已來告先君既未葬而子又未定爲君則子之殺之是經之書子書殺以來告速也是月弒即是月來告也夫是以月日同也卓子則同在喪次而已定爲君然未葬猶稱子也及次年之春而獻已葬矣且踰年當稱君因而君之弒之是經之書君書弒以來告緩也弒在葬後告又在弒後也夫是以月日異也然則春秋之辭註盡在經矣乃于以觀傳傳明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及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又殺公子卓于朝則傳明明以未葬已葬釋經之稱并釋經月日之遲之故而讀經而不識經讀傳而不解傳且讀傳而不能合此事前後而連讀之讀書者如是乎乃又云

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不鄭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此則經傳有成例者經十年夏晉殺其大夫里克傳亦云夏四月晉侯殺里克其月日同者以告速也猶之里克殺奚齊也及殺不鄭則經書春而傳又在冬其月日異者以告緩也猶之里克殺卓子也是晉兩弒君兩殺大夫在經傳同異兩若合轍則亦可以悟矣且不讀傳乎傳明云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不鄭之亂來告猶之前殺申生傳冬者殺大夫之時春者來告之時也何以又不能讀也乃又云

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爲九月壬戌此則仍當以經傳証之

經書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杜氏云此據來赴而傳則追記前事八月秦伯興師九月晉侯逆戰于韓而見獲十月晉陰貽甥會秦伯盟于王城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魯史聞告之月即晉侯歸國之月此仍是春秋書例經從赴月傳從戰月無可疑者獨是赴月壬戌戰月亦壬戌則焉知經之所書非即戰月而以夏周二正相互異者而不知傳文甚明傳于戰之九月既書壬戌而于歸國之十一月特書丁丑以別之夫晉侯以壬戌日見獲以丁丑日歸國計壬戌至丁丑相距止十有六日而晉侯見獲則自九月至十一月凡有三月國語云在秦三月是也則此一丁丑必非見獲之壬戌可同月者是以經書十一月壬戌而傳即書十一月丁丑以明此十一月者實聞告之月萬萬非見獲之月壬戌可混十一月之壬戌必不可混何則以歸國在此月也故杜氏以長麻推之直註云九月壬戌是九月之十三日十一月壬戌是十一月之十四日丁丑是二十九日截然不同方晉侯被獲之月舉國倉皇奔救不暇何暇赴告是必既盟之後秦許還君而然後來赴然而仍未歸國也故雖同在一月而壬戌聞告丁丑歸國則經但書獲而必不書歸其謹嚴如此予傳春秋專舉大義而不及瑣屑非故略之亦謂經傳互細通讀甚明舉一隅不當又舉三隅也若謂春秋晉事獨用夏正則即以僖年晉事計之二年夏晉師滅下陽八年夏狄伐晉十四年秋晉沙鹿崩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伐衛夏四月晉侯戰城濮五月晉侯盟踐土冬晉侯

會溫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三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晉侯重耳卒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師敗秦于殽皆經傳並同並用周正自此後則無勿同者至成十八年晉殺胥童傳先一月不必用商正宣十五年秦人伐晉經先一月豈得謂用秦正也若謂史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則以秦正建亥而漢初因之非誤也前固有辨之者也

乃日知錄又單舉傳文謂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以爲九月十月之交襄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厤推之爲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晉人用夏正之見于傳者也此則何如又非也傳云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杜氏曰此周正也是時卜偃云鶉之賁賁天策焞焞虢公其奔在九月十月之交乎杜氏曰此夏正也夫猶是傳文猶之非夫子之經則其所引者必晉史矣晉記此事用周正而卽于此事之記言忽用夏正則雖狂易眩亂必不至此儒者讀傳當思其所言是何言其所言之事是何事夫三正遞建諸事可通而獨此推測占驗之事多用夏正何則以氣候分至有難齊也今鶉火天策推驗昏旦此非用夏正不可春秋記楚子滅陳歲在鶉火而晉史趙謂顓頊崩年國語稱武王伐紂之年皆歲在鶉火此必非高陽用周正武王用商正可知是以尚書鄭註謂堯正建丑而厤則建寅呂不韋以周人秦相作月令一書而既不用秦正復不用周正此易曉也然則緯縣老人亦以干支算月日與古人算

麻正等而必以周正律之其可通乎況長麻之推其在杜氏亦甚詳何置喙乎

日知錄又云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杜氏註文公定位而後告夫不告文公之入而告惠公之薨以上年之事爲今年之事新君入國之日反爲舊君卽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經乃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

如此則經禍起矣春秋恒例但得書列國君卒而不書列國立君此在十二公全經盡然卽或弒君討賊偶一書立如隱三年衞人立晉此是春秋開卷討弒君之賊特一及之他無有也若謂新君入國在所必書則惟莊九年小白之入魯師以納糾書之秦納重耳于晉何與而必告而書此非例也至于踰年之告則國亂多故並從緩赴而乃武斷曰錯簡吾卽以僖年事質之僖八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夫天王之崩實在七年十二月傳書閏月惠王崩是也以周時置閏並在十二月改也乃踰一年而始來赴告故傳曰告緩此未嘗有錯簡也今以愚意測聖經既不解經又不識傳一有不合而卽欲改經以從我焚經之禍從此其不可問矣言至此吾方惴惴之不暇何暇與辨嗟乎讀春秋者盍亦于經文加之意哉

李塨問九宮始于何時今所傳者大約本之易緯乾鑿度中先生前有風角九宮之文後復不用何耶

九宮未詳所始然其來已久如梁之七錄有黃帝四部九宮又

隋經籍志有九宮法其書皆不傳若周時有明堂九宮相傳周公營洛時所作其法有九字見大戴記中今乾鑿度所傳亦似與明堂九宮相合至于風角九宮則本黃帝靈樞九宮八風之說而取四宮爲風角角者隅也如東北天留宮東南陰洛宮西南元委宮西北新洛宮各用其宮之風以占休咎在漢張角實善此術故吳氏殷書作臆書謂張衡傳稱律厤卦侯九宮風角即張角九宮章懷太子註後漢書引乾鑿度以實之非是乾鑿度焉得有風角耶

袁中允問公叔文子之臣有容謂春秋家臣亦稱大夫如晉趙簡子疾其大夫皆懼孟子稱陽貨爲大夫有賜于士則大夫即臣也然而兩名不兼稱既稱爲臣而復加以大夫字繼非書法亦豈有詞法可如是者請明示之

此固未經討核不敢妄對然嘗聞于先仲氏則似臣大夫三字原不分者大臣大夫非謂以臣也而爲大夫又非謂此臣即大夫也古稱陪臣謂大夫之副貳也大夫爲司徒則陪臣稱小司徒大夫爲司馬則陪臣稱小司馬總以副貳爲言是以陪臣有二稱一是家臣即家大夫也檀弓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是也一是邑宰即邑大夫也春秋傳魯有郈大夫郈大夫郈邑大夫是也蓋邑宰家臣通稱大夫而統之爲臣大夫即屬大夫杜氏謂中豐者季氏之屬大夫臣者屬也臣大夫三字不得分矣是以同升諸公公大夫公與臣豈可兩大夫與臣豈兩乎以予所聞于先仲氏者

如此

王景問宋儒輕聖門弟子初甚惡之及觀宰予請短喪子路子貢疑夫子爲衛君拒父則未免自取輕矣初不知論語何以載此

古者以三年喪爲再期之喪故三年問曰至親以期爲斷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然而必三年者加隆焉爾也惟加隆故再期也則是先王制喪之意原只以期年而進推之然且二十五月卽舉喪重服盡除是喪麻何不至三年何況致哀宰予言此本爲稱情非以立文也然而義不可訓也要其言則固非無自者也

若子爲衛君則從來註論語者並茫然不解今集衛人拒蒯

不以家事廢國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此一說也若據春秋則衛君未嘗有拒父之事當時晉帥師伐衛不過借衛世子之人乘喪嫁兵此實衛國存亡之幾故國人拒晉不是衛君拒父也晉自襄靈後相繼肆惡不惟與楚爭宋鄭陳三國卽齊魯與衛本與國也而亦以屬國視之定朝貢議賦役朝夕徵索惟魯頗甘之而齊衛不平故前此齊稍抗命而累戰不勝至是齊景衛靈求平于魯陰結之拒晉適夫子爲魯司寇竟許之平而會于夾谷此定十三年齊景衛靈所以有伐晉之舉也但是時晉既未創而趙鞅以逐衛民之故致荀氏范氏人朝歌以叛而鞅復圍之于是魯定齊景衛靈共救朝歌不謂晉復敗荀氏于涵齊衛再救而魯定先卒及哀公新立齊衛猶伐晉取晉棘蒲而不

謂衞靈又卒趙鞅乃用陽虎計借以納世子爲名趣衞靈未葬因喪來伐是先君敵讎乘危襲國倉卒投鼠豈容忌器此時雖欲不拒之不得矣是以夫子春秋特書晉趙鞅帥師納世子蒯聵于戚以爲伐衞者晉趙鞅非蒯聵也又書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以爲拒晉者齊與衞二國之師非衞君也所終患者正惟衞拒晉而衞君不拒父以致晉師去而蒯聵得留遂有哀十四年世子復國事耳乃當時晉衞相抗不幸而新君與乎其間旁觀者視爲拒父而夫子適在衞不以爲非并疑夫子亦許之殊不知圍戚而拒晉夫子所許若拒父則豈所許乎

朱樟字鹿田康熙己卯舉人仁和人問論語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三已之考春秋傳鬬子文並無三仕三已之事惟莊子荀子則皆云令尹孫叔敖三仕三舍疑此本叔敖事而論語誤引之今之作四書解者多有援荀莊以辨論語若此者宜何從與

此荀莊之誤也孫叔敖舉海濱本期思之鄙人並非公族舍卽去此耳焉有至再至三之事且鬬子文仕楚約三十年而叔敖以宣十二年始爲令尹不數年而楚莊死然且叔敖之死先于楚莊史記稱叔敖死數年莊王用優孟言始予其子以寢丘之地是也是叔敖之仕蓋一二年耳以一二年而三仕三已則終朝三褫立朝所羞夫子不得而稱之矣且子文非無據也國語鬬且延曰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身之積恤民之故也是子文實有三已事此其明文況且延又曰子文受祿必逃之而後反之此皆讓祿讓爵之實行觀其後忽舉子玉以自代雖所舉

不當然其退讓之意則概可睹也況以子家之妄言而反疑論
語與春秋外傳無是理也
又問孟子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載書謂載其
盟書于牲上也朱註讀書加于牲上原以加字作載字之訓
考趙岐舊註有曰但加載書不復歃血則既載而又加不其
複與
載非加也載書者盟載書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謂盟有載
事因而爲書其法則殺牲取血坎其牲而加書于上以埋之故
左傳襄十六年伊戾誣太子痤與客盟謂坎用牲加書是也朱
氏此註本穀梁傳云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
明天子之禁此加字並不訓載字然猶恐相混不分別故趙氏
云但加載書則瞭然矣蓋載書有用牲者有不用牲者襄九年
鄭與晉盟晉士莊子爲載書荀偃曰改載書此用牲者也若襄
十年鄭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則但作書以示諸族
受職聽政之法此時未嘗用牲也又襄二十二年臧武仲據防
出奔季孫召外史掌惡者而問載書之首章則逐臣示臧當用
牲乎然則用牲曰載不用牲亦曰載牲且無有加于何所故曰
載者事也非加也此明著者也
胡紹簡字去頻衛州人問論語肆諸市朝謂殺而陳其尸也然不知
刑殺何所得毋刑于市者肆市刑于朝者肆朝與
據諸經所載但有刑于市者無刑于朝者王制刑人于市與衆棄
之家語刑人必于市與衆棄之此則劃然惟一市也周禮朝

不然司寇鄉士掌國中刑殺則六鄉以內並刑于市至六遂以外則各就其地刑之有刑于縣者然此皆指士以下賤者也若公族與大夫以上則皆刑于甸師氏以別之文王世子所云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掌戮所云惟王之同族與有爵者則殺之于甸師氏是也是王制家語無貴賤刑于市而此則既分貴賤復別所在故鄭氏謂王制是殷制周禮是周制或不必然然要之鄉遂市甸似不在朝其曰刑于朝諸經無明文也且禮有肆市並無肆朝周禮于小司寇文刑鄉者肆國市三日刑遂者肆遂三日刑縣者肆縣三日惟公族及大夫以上刑于甸師氏者則不在肆中掌戮云凡殺人者踣于市肆之三日惟殺于甸師氏者不肆是周制祇有肆市並無肆朝乃論語則實有之且註云士肆市大夫肆朝初不知二語出自何經舊儒亦有疑之者謂家語五刑篇刑不上大夫即有大罪使之自裁未嘗捽引而刑殺之況肆之乎且公伯寮非大夫肆市已耳何必肆朝故又有謂市朝言市如朝也史孟嘗君傳稱過市者日過市朝司馬註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則雖連稱市朝實只是市特予謂又不然者國語臧孫論五刑大者陳之原野少者致之市朝謂之三次則明分野與市與朝為刑次之三焉得混并且其事春秋亦有之如晉尸三郤于朝楚殺令尹子南于朝而三日反尸類雖是時晉楚行事多失典制且皆係賊殺並非國法不當引周制為左據然而有其事矣吾信三禮不敢廢論語春秋則曰刑士于市刑大夫于甸師氏而苟有重罪宜肆

者則士肆市大夫肆朝而士以下則各于其地刑之肆之未爲不可也

又問論語甯武子衛大夫集註據春秋謂其事文公成公兩朝而春秋不然成公元年尚有武子之父甯莊子盟向一事至成三年而後武子盟宛濮周制世卿必父老子繼是文公朝武子未得爲大夫也嘉興陸氏稼書謂春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只當如註而淮安閻氏又引春秋傳以實之謂鄢陵之戰晉欒書將中軍適子厲如魯乞師次子鍼爲厲公車右韓厥將下軍而厥之子無忌爲公族大夫是父子同爲大夫且同在軍有明徵也故季武子已立悼子而長庶公彌即爲公左宰焉見甯武在文公朝必不同父韭子爲大夫耶

此于于論語稽求篇已辨及之特其說未備耳從來世卿必父老子繼並無父子可同爲大夫者其或間授子以官則皆是國子之倅非大夫也周制已不可考嘗從春秋傳按世爵相繼之法大抵當父在時必先定所繼名之曰立暨父老父死而後繼之名之曰即位故有立而不即位者如季武子已立悼子而未即位而死則季平子繼之是也有不立而即位者知孟莊子死未經立秩而羯忽即位即繼之孟孝伯是也若父未老死則立亦尚有未定者何況即位但世爵諸子當父在時亦有散仕爲倅者倅者副貳也周禮掌固子之倅是也亦作卒燕義稱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是也大意世爵之子可使副貳其父預爲私家之散官而得預者名爲倅不得預者名爲游倅謂散倅

因之有父在而策書偶見其子名者如鄭子國侵蔡而其子子
產得竊論之然而終非從政終不許其議國事何則非大夫也
若公彌之爲左宰則又倅之最卑者更無論矣至于公族大夫
公路公行則皆是晉官倣周制之倅而異其名晉成公會置田
邑以養公族且使公行之官皆得率其族以掌公戎行故大國
三卿而晉設六卿凡公族公行皆得從之如鄢陵之戰欒書子
錡爲車右卽公行也魏風所云殊異乎公行是也韓厥子無忌
爲公族大夫卽公族也魏風所云殊異乎公族是也此豈父子
同時爲大夫者且子亦知韓厥之子無忌終不爲大夫乎左傳
韓獻子告老將立公族穆子卽無忌也而穆子以嬰疾辭請立
弟起卽所稱韓宣子者至宣子卽位而獻子遂老此在晉語亦
有之則前此無忌之屢見于傳且屢稱公族大夫非大夫也見
以昭二年傳稱韓須如齊逆女三年稱韓起如齊逆女夫須者
起之子也兩年兩逆女而子先于父豈韓須先起爲大夫哉須
之逆女倅也非大夫也起之逆女大夫也卽位而嗣爵者也是
以世爵未繼卽有賜爲大夫者而終非嗣爵孟獻子之子仲孫
它季氏特使爲大夫然而嗣爵者孟莊子也卽有從君作國倅
已解大夫而仍非大夫子家羈從昭公七年公賜從亡諸大夫
子家羈與焉而究不得稱從政邦季氏而去至今歸父之爵未
有嗣也甯氏衛公族莊子武子又世爵世預國政豈有莊子未
老武子可卽位者亦豈有世爵之子出爲國倅而策書不書其
名者且卽爲國倅非從政大夫不預國事安所見其愚與知也

若公族大夫公行公路則衛無此官

陸霈字文瑞康熙乙丑進士嘉興人問史記秦本紀云秦之先始于大業大費而註者謂大業即皐陶大費即伯益也是以陸德明孔穎達司馬貞輩皆云伯益者皐陶之子而孔定國註尚書趙岐註孟子皆不之及不知史記何所據而云然也乎

論語冉伯牛仲弓同爲聖門四科而王克謂仲弓是冉伯牛之子皐陶益同爲舜五臣而此謂益是皐陶之子俱經書笑話幸而系本古史考帝王世紀諸書並無一傳否則安所取準但此並非史記說也其說起于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而曹大家註云陶子者皐陶之子伯益也司馬貞作索隱遂引之以註史記實則史記所云大費者是柏翳亦作伯翳並非伯益索隱但據史記有伯翳佐舜調馴鳥獸一語與尚書咨益有疇若予草木鳥獸語相合因强誣史記而不知史記于陳杞世家明云伯翳之後周平王時封爲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是伯翳伯益明分兩人秦紀之伯翳非伯益史記不受誣也況伯益非皐陶子史亦有之夏本紀云禹舉皐陶將授政而皐陶卒封其後英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是也即柏翳非皐陶子史亦有之左傳楚人滅六滅文仲謂皐陶庭堅不祀忽諸而史記云柏翳之後封于秦項羽滅之皐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是也是史記明白不惟皐陶非伯益之父且亦不能父伯翳以一言之誤而欲强兩人而共認一假父皆起于列女傳註之一語司馬孔陸皆唐人或受其惑孔趙無是也

然則伯翳爲舜臣而史記云佐舜調馴鳥獸與尚書益之掌
鳥獸相類則又何與
此卽益所讓朱虎熊羆之類也尚書孔註謂朱虎熊羆在元凱
中而春秋杜註亦云八元卽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則此伯翳者
雖不必卽是朱虎熊羆而八元之中則應有之按朱虎熊羆與
八元之熊虎豹貔俱以鳥獸爲名翳是飛鳥山海經所稱文鳥
似鳳者故伯翳名大費費有飛音陳湖姓林曰費氏音畀而趙
明誠曰此字有兩音其一音畀嬴姓伯翳之後史所載費昌費
中費無忌皆是也則伯翳大費或謂卽八元之一所稱伯奮者
以費畀奮飛總以飛鳥得名不無太鑿但史稱伯翳有孫當夏
桀之時鳥身人言爲太戊御車則以鳥獸之形卽名鳥獸爲鳥
獸官上古荒畧容或有之孔杜二註或不甚相遠也

皇清經解卷二百七十五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七十六　學海堂

經問補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章泰占又問古溝洫之制在小司徒註但于甸都下旁加一里未嘗別設治溝洫人也今經問于甸八里外有治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各使之不出車賦是與旁加之義又稍異矣且小司徒經土地但有井邑邱甸縣都六名而鄭註于甸方八里下云旁加一里則得十里爲成于都方八十里下云旁加一里則得百里爲同又添成與同二名于經文之外以釋經土地之義此何故耶

井地在羣經全然不明何況溝洫今但據經文推理其說則不得不以他經攙入之如此小司徒任井地祇以井邑邱甸縣都

六名定賦斂之事然不及溝洫也惟匠人爲溝洫始曰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十里爲成成間有洫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欲辨井地之有溝洫不得不增成同二名于其間故云九夫爲井井方一里四井爲邑邑方二里四邑爲邱邱方四里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此本文也而于是云旁加一里共十里爲成而以所加之一里爲治溝洫之用此就匠人文補之以解任地事之義所謂以經解經者是以經文四邱爲甸四甸爲縣此中無成字而成已可見何則甸止八里縣有二十里向使無成以補之則四甸止十六里焉得云四甸爲縣則卽據本文亦已隱包一成于其中矣于是都方四十里加以四都八十里而旁加一里共得方百里而名之爲同直以匠人文解之鄭註之意如此若其以旁加之里與之治溝洫之夫則亦以本文稅斂二字解之夫抵一成方十里得百井九百夫而以甸之八里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以所加一里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使之不出稅而治溝洫則此不出稅者卽治溝洫之人也雖同亦然故本文止及甸都而不及成與同以本文但任稅斂成與同卽不在稅斂內耳益古經極簡核其暗補甸數明闕成同皆有意者

秦占又問學校問謂孔子字仲尼而後卽以此易名見檀弓魯哀之誄故論語中庸孫與弟子皆稱仲尼非謂孫可字祖

弟子可字師也然按儀禮凡虞祭卒哭祔廟諸祝無不稱皇祖某甫而尚書武王告羣后直稱王季季五十字也況孫氏祖字而不諱民是字不諱也至離騷朕皇考曰伯庸則并父

亦字之矣若此者何即豈入廟臨文言各有當即
古字原可稱況廟中宗祝苟無識即專稱官爵亦無用勢必連
字稱之如今某府君某處士是也古王亦然王季不稱季則是
誰王故春秋內傳曰何敢忘高圉亞圉外傳曰我先公不窋此
固不必諱然亦無可諱也至于氏字則何但祖字古皆以父字
爲氏鄭子國之子稱國僑魯公孫子家之子稱子家羈皆父字
也特予謂不然者謂子產竟稱父子國子家羈直稱父公孫子
家則無是理耳諸凡王客所引皆告述之事告述稱祖父遇有
尊者雖名亦不諱況字耶今人無端行文他書不能據惟論語
中唐其所素熟因有藉口仲尼而孫字祖弟字師者故偶著此
語倘有責我者云哀之謚尼在夫子死後而陳亢子貢之稱仲

尼在夫子生前竟不疑論語一書成于戰國者則吾亦無以應
之耳

泰占又問明堂可以行廟學之事既有廟學矣而又于明堂
行其事則何時也

此非定制焉得有定時但遇便即行之如洛誥成王烝祭歲此
當在廟者而洛邑無廟即于明堂行之所云王入太室祼者即
明堂中室也若學則明堂位儼有米廩蕃宗諸名或養老釋奠
先師偶一于明堂行之何不可乎

泰占又問經問辨曰知錄論伐奄踐奄多士多方之誤極其
明快此較之尚書蔡傳尤爲謬亂但尚有未盡者多士一誥
似非遷殷時所作觀誥又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

命移爾遷比事臣我宗多遜以移爾遲遲爲疇昔之事則此誥在遷民後矣觀下文又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則此誥又在營洛後與商奄之叛相距不遠乃多方即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則遷殷實在五年之前與此誥之在營洛後者似兩時兩事故前儒謂遷殷三年而營洛營洛一年而作多士又滅奄而誥多方次第秩然至于朕來自奄先生謂周公自稱則于王若曰何居敢問

多士周公爲遷殷作也其爲遷殷作何也一以書序知之書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是爲遷殷也一以誥文知之誥文曰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是矣曰即遷殷也及結曰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則終言遷居也又曰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則遷在營洛後不在營洛前也又曰爾小子乃興從爾遷言後此之興皆從今日一遷始也又曰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言重言叠告只此遷居也則多士爲遷殷作矣向使五年之前而既遷則此告多事矣且一告再告三告若惟恐其不肯遷者不惟多事且啟之隙矣乃其所疑者則誥文又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移爾遲遲比事臣我宗多遜夫移爾即遷也移爾遲遲即遠遷也皆前此事也如此則焉得謂此誥爲遷殷時作而又不然者前此已遷殷矣世不知伐奄有三又焉知遷殷有爾而少見多怪六經猶然當公東征時既滅四國乃遂分殷民十三族遷六族于魯使隨伯

禽至宗國各與職事春秋傳所云分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之職事于魯是也故誥曰昔朕來自奄言滅祿父後伐奄還也大降爾四國民命者謂祇誅四國之君祿父三監而不及民命故但遷徙不誅殺也移爾遐逖遷魯也比事臣我宗即職事于魯也宗者魯宗國也否則成周非宗周何宗矣多遜者皆順民也此前事也若其又曰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則言今之遷亦欲使爾爲順民也亦者今亦然也夫昔遷今亦遷則在誥文亦明曰兩遷矣乃今之所遷則以其餘七族春秋傳所云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者則并土地而改封于衛及營洛之後七族在殷墟尚頑梗不順謂之頑民而商奄淮夷仍相因爲亂于是先遷殷頑民以

拔其根書序所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作多士是也遂伐淮夷以絕其援書序所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是也于是直滅奄而遷其君書序所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作蒲姑是也夫然後歸宗周而作多方焉則是遷頑伐淮夷踐奄皆在營洛後一年之事諸書甚明而多士多方與逸書蒲姑成王政相接于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後其篇章次第又甚明順此似無可疑者若多方臣我五祀之語則並非遷頑至今之五年毋論滅四國時原不遷頑即是時遷頑而周公營洛在七年伏生以爲四年克殷封衛侯則相距三年鄭氏謂二年居東又三年誅管蔡則相距止一年並與五年不相合故前儒謂五祀者是告監殷官遷代之歲謂五歲當介賚爾故下以廸簡大僚

承之此與遷殷無與也至于成王儼在周公代爲之作誥而公然稱朕此無論愚智皆不謂然故宋人斷以周公誥康叔王若曰朕其弟以爲成王不當稱康叔爲弟周公稱弟則又必無其事竟謂康誥酒誥梓材三篇皆是武王誥叔之文矣

泰占又問康誥篇首有惟三月哉生魄四十八字蔡傳謂是洛誥文而脫簡于此者先生廣聽錄不用其說仍從孔傳作康誥文則于誥文亦似不合先生據諸書謂成王封衞在營洛前而此文開句即云作新大邑于東國洛然後告治道而作康誥是封衞在營洛後矣且廣聽錄經問歷辨先營洛邑後遷殷民與宋儒先遷殷而後營洛正相水火今此文儼然有百工播民見事于周語是殷之遷民實與周之百工相助爲役作若也似乎封衞而營洛營洛而遷殷一先一後兩俱未合請明示之

三代事原只影響況儒者合執意見稍一不耐便成門戶此當降心理會之如周公東征蔽一克殷便須封衞此際不容有頃刻之緩豈有虛其地多年待營洛而始封者故伏生大傳謂周公攝政之四年建衞侯而封康叔鄭元王肅各有同異亦不過相越一二年間若營洛則明云在周公攝政之第七年召誥經文具在也是先營洛邑始大誥治雖文有誥字決非康誥而又有疑者嘗讀春秋傳定四年祝鮀之語謂康誥與伯禽之誥一時同頒而伯禽之誥其篇雖亡然即在洛誥烝祭之時史逸作冊而頒之爲周公後者是伯禽一誥實頒在營洛之後成王

到洛之十有二月其同頒康誥不能異時可知也殊不知封魯封衛不能異時而封魯衛與誥魯衛則不必同時蓋古頒誥命必在大祭一獻後君降階南向爲所命者北向而史從君右執冊命之祭統所云魯命賜于廟不敢自專者是也則是叔之封衛原在克殷滅四國時營洛之先而魯命之誥則必俟營洛大祭而後予之不然伯禽爲公後雖在此時而溯其封國則在武王伐紂年本紀所謂初歸國而即封弟旦于魯者而伯禽代封則又在周公攝政年世家所云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者而至此而定爲後夫然後伯禽之誥與康誥兩冊同日頒也然則此四十八字決是康誥歷考之諸書而皆合者也至若先營洛後遷殷亦羣經儼然此所云百工不是工作所云播民不是遷播之播百工是百官播民是殷之遺民播者遷也孔傳謂播率其民固無理吾仍以經証經則播民即播臣也東征之誥即曰于伐殷逋播臣矣東征未嘗遷而即稱曰播亦曰此殷之遺臣矣至洛誥曰予齊百工又曰監我士師工又曰惟以在周工皆指官言故百工播民和見事于周但云庶官殷民合服事于周並非攻洛之文其首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者謂作洛之後大合會臣民周公皆勞之而乃誥之以治也但予則轉有請者康誥雖在營洛後而此四十八字非營洛文且曰大誥治則又非封叔之誥竊疑成王誥叔祇有康誥酒誥二篇而梓材一篇則大誥治者因營洛之後將伯禽之誥康誥酒誥并此大治之誥一時並發而藏史有誤將康誥中王曰封至哉敗人宥七十四字

脫簡于大誥治中而以大誥治首四十八字脫簡于康誥之首因之作書序者遂并康誥酒誥梓材並列爲封叔之誥實則此四十八字合之王啟監厥亂爲民以後一百八十六字名爲梓材皆周公誥王之辭與誥叔無涉向曾以是質之先仲氏亦以爲是而未敢定也此當存其說以俟後之有學者

泰占又問廟制折衷論昭穆謂遷必在昭祔必在穆此是定制乃雜記喪小記俱云孫當從祖每新王入祔必中一而祔于祖廟中一者間一也間父祔祖則祔在昭矣凡婦祔妾祔皆然似顯與祔必在穆之說相反此可無一語申明之乎

此自有義然不經發問便不能申明其說先聖所以重起予也是祔皆喪祭而一在卒哭後一在禫後其云間一祔祖者則卒哭後之祔所謂昭祔昭孫從祖是也葢葬後卒哭未應立廟先以其主寄祔于祖廟之傍祔畢仍迎主而歸奉于寢凡祥練諸祭即祭在寢至時祭而仍寄廟如是三年左傳所云喪祭于主烝嘗禘于廟者此寄祔也然而不祔父而必祔祖者此中有禮意焉以爲父廟是穆之末一廟他日喪畢遷廟正當移父廟而奉新主于其中今尚未遷祔但寄祔耳而遽厠父傍是疑于逼父大不安矣所以必間一而祔祖者祇爲此非有他也即孫從祖之說亦非此解他日遷廟後祖孫共昭穆孫必從祖非謂此寄祔時偶一從也若祔必在穆則是三年喪畢吉祭入廟之祔以是時禫纖甫易可以卜日行吉禘禮夫然後大祫太祖而遷廟焉然亦有禮意惟吉禘大祫則廟主與遷廟之主皆得合食

于太祖之廟及貪毘而應祧之主卽隨遷廟主而迎入羣宮其留廟之主則各升一廟而新主新廟亦各隨羣宮羣廟而警躋以人一似未嘗有祧遷者此正祔也是兩祔皆喪祭而一必祔昭一必祔穆自此一問而先王制禮精意至今日而發抒了㠯有如此

唐冀修名彪蘭溪人寄問祭法天子九廟一壇一墠諸侯五廟一壇一墠不知此壇墠在廟中抑在廟外且日有禱于壇墠則祭之無禱乃止不知是何禱祭乞明示之

此禮除祭法外別無他經可引據卽漢晉唐儒凡言禮者亦並不一語及則直是一無可考之疑禮是以鄭康成亦不註但引金縢三壇同墠周公禱三王事爲証不知三王正在廟爲武王四親與去祧之祖無廟而祭于壇墠者不合且三壇同墠謂設三壇于一墠之中與一壇一墠降壇而後立墠者又別然且廟祧壇墠分作四等是已成之制非因禱而始設壇者又且一禱卽徹並無因禱而特用牲祭之禮如此引經則徒亂人意不如已之爲愈矣考壇墠有已成之制如天地日月山川方望社稷先農諸壇或在國內或在國外或在田野皆明明有禮文見于諸經此無有也卽因事而設如時見殷同聘問盟會以及國君大夫士出國反國降命復命隨地設壇位若周官司儀爲壇三成掌舍爲壇壝宮棘門公羊傳會柯升壇左傳至笙爲壇帷復命于界史記世家爲壇位會于夾谷曲禮大夫士去國踰境爲壇位此又無有也若是則安從知之若其禱祭何事則倍無可

考先仲氏有云楚茨大田諸詩皆祈禱之詩而詩文每及祖妣則或此耕壇所禱國語所云除壇于藉者卽迎此去祧之祖以配以祭亦未可知然終無見文但存此禮意可耳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一百七十六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